

新地文藝叢書

衝出雲圍的月亮

雲里風 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 印行

新地文藝叢書

衝出雲圍的月亮

雲里風著



新加坡 青年書局 印行

目次

崔哲光	一
阿華	二二
衝出雲團的月亮	四〇
福平叔	六三
冬去春來	一〇九
後記	一三五

崔哲光

(一)

崔哲光懷着滿腔的氣憤與無限懊惱的神情步出××公館的大門。

夜深了，所有的戲院都散了場，街道上冷清清的已沒有先前那麼熱鬧，只有遠處不時傳來了一陣陣野狗的狂吠聲。那街燈所射出的慘綠色光芒，把他的臉映照得一片蒼白。

「他媽的！老張這個傢伙真不夠朋友，無端端扣了一支發財，否則我那鋪大三元吃得出，今晚上荷包還怕不撲克撲克麼？」想到這裏，他又是一陣氣忿，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後抬着頭望着天空，星星正在向他眨眼，好像是在嘲笑他似的，於是他的頓時間像是受了一場很大的委屈。想起近一年來，在××公館的麻將桌上已不知輸去了

多少錢，不但把他每個月二百多塊的薪水輸個清光，而且還要到處借貸、標會，負了一身的債，爲了存着一種翻本的僥倖心理，所以他不但灰心，反而是屢敗屢戰，屢戰屢勇起來，由每卜十五元打到每卜六十元，由每星期一兩次打到每星期六、七次，一個月薪水二百多元的窮教員，居然也成了××公館裏的豪客。昨天，他剛從班上的同學那兒收了幾十元的團體費，今晚只打了兩卜牌，那數十張一塊錢的鈔票又滾到別人的錢手裏去了。痛心之餘，他又在回味着剛才的那一鋪好牌：

手上三個紅中，三個白板，一對發財，一早就叫胡發財和三萬對碰了，牌面又沒有人大番，可是老張那個傢伙，偏死扣了一支發財，連胡都不叫，這真是見他媽的鬼！要不然的話，掃了一卜，可贏一百七十二元，今天晚上不是又可以去按摩院找瑪麗親一親麼？

想到這裏，他的心忽然震了一下，全身立刻泛起了一通熱流，直湧上整個面部，使他感到癢癢然的難受。心想：「他媽的，我崔哲光雖說長得並不英俊，但才幹也不輸給人家，偏卻得不到女人的歡心，害到我今年已過三十，還是王老五一條。唉！不過，不結婚又有什麼要緊？豈不是還更自由自在，只要荷包有錢，還怕沒有美人兒投進自己的

懷抱？對，今晚得……」想到這裏，他立即摸一摸袋子，掏出那一撮一塊錢的鈔票，只剩下八塊錢，他於是把褲袋裏所有的銀幣都拿出來，計算一下，還可以湊上十元有多，心裏一陣高興：

「他媽的，最近因為手頭緊，已有兩個星期沒有親近女人了，今晚就隨便找一個下等貨，過過癢氣吧！」於是他攔了一輛的士，向××旅館駛去……

(11)

崔哲光從××旅館出來，像是一個漏了氣的皮球，懶洋洋地回到自己的宿舍。

這是一間在市區的小房子，由他和高師時的同學李天海合租居住。自從五年前他們倆高師畢業之後，由於他們服務的學校相距不遠，所以便聯合租了這間房子，當做宿舍。崔哲光走到門口，只見房裏的燈還亮着，他推門一看，李天海還在燈下用功呢！

「喂！老李，你真是一個書蟲，電火費每月不知要給你多花了多少錢。」他進了房間，一邊說，一邊把身體往床上一拋，便大字形地躺在床上。

李天海放下了手上的那本巫文書，疑惑地說：

「老崔，看你的神氣，莫非今晚又打了敗仗？」

「他媽的，別提了，給老張那個傢伙，扣了一支發財，要不然我今晚準可以贏了大錢。」他忿然地說，腦海裏立刻又湧現着那一鋪好牌的情景。

「唉！老崔，我看你今後也應該改變一下生活方式才對，要不然長此下去，怎麼得了呢？」

「哼！你這隻書蟲，懂得什麼東西？人生如果不及時享樂，那又有什麼意義，誰像你這個書獃子，考到了原文初級文憑還不滿足，又要參加什麼縣邦教育文憑，每天苦讀到深夜，連戲都不去看一場，這種生活多沒有味呀！」

「可是你份內的工作也應該照做才對呀！你看。」李天海指着堆在桌上的一大疊學生作業簿：「明天你又要上作文課了，可是你的作文簿卻一本都沒有改到，還有那算術簿……」

「噯！你不必爲我擔心。」還沒有等李天海說完，他便插口說：「作文簿沒有改完，明天可以不要做作文，至於那些算術簿，等明天派回給學生，把答案告訴他們，叫他們自己改正，然後通通打一個鉤，輕而易舉，有什麼困難？」

「唉！老崔，不是我要說你，你也應該爲學生們的前途着想。」李天海苦口婆心地勸他。

「怕什麼？反正現在是自動升級，又沒有升中學考試，學生們吃零蛋，也照樣可以升學。」

「不過，你既然吃教育這行飯，總應該盡本份的責任，你應該想想華文教育目前在本邦的處境，如果我們華文教育工作者不把華校辦好，爭取家長的信心，怎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

「噯！真是隔行之論，我問你良心究竟值多少錢一斤？社會上有那些人是有意良心的？至於說華文教育，這是大家的責任，不是我一個人的事，現在許多華文教育界的同仁，還不是跟我一樣，搓搓麻將，玩玩女人，只要不偷不搶，不能算是什麼大壞事呀！」

李天海一時覺得無話可說，沉默了一會兒，他忽而轉變話題：

「喂！老崔，你年紀也不小了，還是正正經經找一個女子結婚吧！免得要常常去找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嘿！找女子結婚，談何容易？」他想起自己追過兩個高師時的女同學和現在的事陳小姐，結果都失敗了，心裏便感到一陣劇痛。

「其實呀！你媽媽你找的那位女子也不錯呀！又會割膠，又會做衣服，人品又好，還有什麼好苛求呢？」

「噫！割膠妹？我現在是非教書的女子不娶，你想，我堂堂一位教師，娶一個割膠妹，這還像什麼話？」

「其實，割膠妹有什麼不好？一個女子只要性情好，品德好，不論她是幹那一行的工作，她照樣是一個好女子。照樣可以做賢妻良母，我們不應該有太大的優越感，以為自己多讀了幾年書，就看不起勞動的女子。」

「好了好了！別再談了，你想要割膠妹，你儘管去娶好了。」說着，賭氣似地關了燈，於是房裏充滿了黑暗與沉默。

這時，崔哲光輪在牀上，卻有許多多的事儘自在腦海中翻騰，麻將牌，吃不出的一大三元，按摩院內瑪莉的撫腰，還有剛才在××旅館的那個下等貨……這一切就像是一套拉雜的影片，不斷在他的眼前映現。他猛地又翻起身來，扭亮了電燈，從桌上一大地

他最喜愛、而且幾乎是成爲他課餘時間唯一的進修讀物的武俠小說中抽出了一本，可是只翻了幾下，卻沒有心情看下去，很恨地把它丟回在桌上之後，他忽而走近李天海的床邊，嘻皮笑臉地說：

「老李，幫幫我，再借二十元給我吧！」

「什麼？你……」

「不必說，光了。」

「睡覺啦！等明天早上才給你。」

「不，我睡不着，你現在拿給我，我想去喝點酒。」

「你……」

「別怕，多幾天拿了薪水就還給你，不會賴你的賬。」他一邊說，一邊把李天海從床上拉起來。

李天海莫可奈何地拿了二十元給他，他接了錢，立刻跑去隔壁的茶室買了一大瓶狗頭啤酒，一邊喝，一邊想起這幾個月來的生活情形：自從他追求同事陳小姐失敗後，心裏感到很痛苦，爲了要排遣內心的苦悶，他便涉足公館，打打麻將，起初原也不過是抱

着逢場作戲的心理，豈料不久之後，竟然上了癮，又因為輸了錢，一直想翻本，於是泥足愈深，同時在一些麻將友的慫恿與影響之下，他居然也學會了涉足花街柳巷，找尋肉體上的刺激，使他由一個年青有爲的教師變成了一個嫖賭飲三般皆好的卑鄙傢伙。想到這裏，他的內心也興起了一陣強烈的內疚，感到莫名的惆悵與懷惴，於是再叫了一瓶小黑狗，一口氣喝下之後，才飄飄然地回到房間，倒在床上，不久便昏昏然地走進了夢鄉……

(三)

正在尋求好夢的崔哲光，猛地被一陣響聲吵醒了，他揉一揉惺忪的眼睛，原來是桌上的一瓶墨水給貓兒推倒在地上而打破了。猶豫定一下神，順手拿起床頭的自鳴鐘，已經是七時五十五分，一縷朝陽的光芒正從窗口爬進來，李天海早已到學校去了。

「唉呀！糟了，已快八點了。」他一件褲爬起身來，心想：「怎麼今早連鬧鐘的響聲都聽不到？」匆匆忙忙跑去洗了一個臉，連牙都沒有刷，便按了那一堆還沒有改好的學生作業簿，趕着搭巴士車到學校去。

到了學校，已經遲到了十五分鐘，副校長林先生正在暫代他的課，校長一看到他，便滿臉不高興說：

「喂！老崔，你近來到底怎麼了？為什麼常常遲到？」

「沒什麼，人有點不舒服。」他撒了一個謊。

「你今後要注意一點，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我要據情向教育局呈報，那時你可別怪我無情。」

「唔……」他不敢說什麼，只是連忙拿了請名簿到教室上課去，可是心裏卻有十二萬分的不服氣：「他媽的，這個老傢伙，擺什麼臭架子，大家不過是騙飯吃，何必這麼認真？」

進了五年級的教室，正在替他代課的林先生也規勸他說：

「老崔，你也真是的，近來這麼常遲到，怎麼可以呢？難怪校長要大發脾氣咯！」

「管他媽的！一個小型的校長有什麼了不起，等我將來做大型的校長給他看。」

「什麼？你要做大型的校長？」林先生疑惑地問。

「還有什麼稀奇？嚟嚟！黃雀焉知鴉鵲之志哉？」他得意洋洋地說，好像自己真的

就要做大型校長似的。

「唉！老張，你做大型校長，這是將來的事，不過你現在最少也應負一點責任，不能這麼懶散的。你要知道，不但是校長，就是同事甚至學生們近來都對你有了許多不滿的閒言，你自己也得檢點一點才好。」林先生一邊說，一邊離開了教室。

「他媽的，你這什麼東西？居然也敢教訓起我來？」他心裏這麼罵着。

走進教室，把未改好的作文簿派給學生之後，想教一課書，可是提不起勁，於是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出了一個題目「讀書與運動」，叫學生們靜靜地寫。

可是下面傳出了一陣吵鬧聲：

「先生，我上次寫的作文還沒有改呢？」

「先生，我的也沒有改。」

「先生，我的已經有兩篇沒有改了。」

「先生，我……」

「靜……」他聽到這吵聲，心裏很氣憤，於是一邊用藤鞭大力地在桌上打了一下，

一邊大聲地呼喝說：「誰再吵的就打三鞭。」

學生們懼於藤鞭的威力，果然都靜了下來。

「你們今天再寫一篇後，我才一起改，其實作文的目的是要你們寫，只要多寫便自然會進步，改不改都不成問題。」

可是不久，學生們又吵起來了：

「先生，這個題目我不會做。」

「先生，你講一點給我們聽。」

「先生，開頭應該怎樣寫？」

「拍，拍。」他的藤鞭又在桌上用力打了兩下，學生們像老鼠聽到貓聲似的，立刻又靜下來。

「不許問東問西，作文是不可以講的，誰再問的就打他三鞭。」

學生們都會嘗過他那枝藤鞭的味道，所以都靜了下來，有幾個便開始在起稿，可是有許多卻只是拿着鉛筆在發楞，不知該從何寫起。

這時，他感到滿意，認為秩序已管教得成功了，於是便坐下來，靜靜地在養神，腦海裏不期然的又想起了許許多多的心事，他一起起昨晚那鋪吃不出的好牌，心裏仍然感

到悻悻不已，但是這種悻悻不已的心情一下子便被另一種思潮沖沒了，因為他又想起了××學校董事長官來富先生大前天在××公館的麻將桌上答應過他的事。

「哲光，你儘量替我策劃宣傳，只要這次我幸而能中選爲國會議員的話，本校這個大型校長的空缺是非你莫屬的。」

想到這裏，他的腦海裏頓時浮現出一幅美麗的遠景：「我儘哲光對教書這種沒出息的工作原就沒有多大興趣，只不過是不得已罷了，一有好的機會，還想就着吃一輩子的粉筆灰嗎？不過如果能夠做大型校長可就不同，單就每個月的薪金就有八百多元，何況還有其他的甜頭，到那時，還怕沒有女同事看上我？」於是他的心立刻綻開了一朵美麗的花兒，一時間竟有點飄飄然，只覺得一對眼皮好像有千斤重似的，不久，他竟然朦朦朧朧地在打起瞌睡來……

(四)

官來富，這個中年得意的暴发戶，自前年他的父親去世之後，他承受了一筆可觀的遺產，兩年來長袖善舞，居然在事業上也攪得有聲有色，同時在社會上的名氣也暗暗著

起來。

崔哲光今天好不容易換到了下課，連飯也沒有吃，便趕到他的家裏去。這個一向吝嗇驕傲的官來富，卻給崔哲光意外殷勤的招待，他除了叫了幾樣好菜之外，特地還爲他叫了一瓶萬蘭池。

「別客氣，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夠喝儘量喝。」官來富嘻皮笑臉地說：「崔老兄，我們雖不敢說是知交，不過也稱得上是朋友了，而且又是同鄉，所以我才跟你說老實話。你想，我現在錢是有了，但在名上面卻還不夠響亮，所以這次我決定參加大選，如果中選爲國會議員，做了官，不但可以大大出名，而且對我的事業也大有幫助，所以要請你幫忙，負責我的競選宣傳工作，我知道你的口才好，文筆也不壞，只不知你老兄肯不肯委屈幫我這個忙？」

「官老兄有意出來競選，爲人民服務，的確是件好事，我當然願意爲你效勞，只不過……」

「你放心，一切費用，我將充足地供給，而且本校校長今年年底退休，如果我中選的話，將來擔保推荐你接他的遺缺。」

「那我可要先謝謝你的提拔了，哈哈——來，乾杯，爲預祝官老兄中選國會議員而乾杯。」

「我也爲預祝崔老兄榮任校長而乾杯。」

酒精刺激着他們倆的神經，他們倆各自懷着莫名的興奮心情，在爲自己的美好憧憬而痛飲着。

當天晚上，崔哲光拿着官來富給他的二百元聯絡費，又到××公館接他的通宵麻將了。

(五)

這幾天天氣的確悶熱得很，那驕陽的淫威不斷地向大地肆虐，使大地熱烘烘的像個大火爐，就連那野狗似乎也抵受不了熱浪的侵襲，常常伸着舌頭在吁氣。

崔哲光的心裏可要比那炎熱的天氣還熱。

自從大選提名以來，他便把全部精神用在競選的工作上面，甚至連××公館也少去了，因爲他要替官來富策劃宣傳和聯絡的工作，諸如沿門訪問啦！開羣衆大會啦！參加

各支會會議啦！和社會人士聯絡啦！這許許多多的工作簡直把他忙得不可開交。他每天巴不得一放學，便馬上離開學校，去進行他遲籌難經的大業，他不但更常遲到，也常常早退，有時索性叫私人醫生寫了一張病假證明書，便不去學校上課。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在推動他，使他投身在政治的漩渦裏去打滾，他希望能從這個漩渦中一躍而登上龍門。

「爲了國家，爲了你們自己，也爲了你們的下一代，你們一定要投官來富一票。」每一次在羣衆大會上，他必然聲嘶力竭地在呼喊。他想，只要選民們投官來富一票，也就等於是投他一票，因爲官來富的勝利，也就是他的勝利，那間大型學校的校長寶座，正在等待他去上任呢！

這一天，開完了羣衆大會，他回到宿舍，已是子夜時分了，李天海還在燈下替他批改學生的練習簿。

「怎麼？還沒有改完？」一進房間，他就疑惑地問。

「你想，四十本的作文簿，還有四十本的週記，而且每本都有兩三篇沒有改的，那有這麼容易？」

「老李，辛苦你了，不過我將來不會忘記你的。」

「唉！老崔，不是我說你呀！你這樣常常叫我替你改簿子，總不是辦法呀！你既然是一個專業訓練的合格教師，就應該專心為教育而工作才對，怎麼忽然又要攪起什麼政治來，把自己份內的工作都放棄了，這怎麼對得起你自己及你的學生呢？」

「老李，你太老實了，在這個社會上，有機會我們就應該儘量利用，千萬別讓它錯過，否則，老實人便只好永遠吃虧。你想，我們做窮教員一個月兩百多塊，還不是要窮苦一輩子，那有出頭的一天。所以這次正給我一個機會，只要官來富一中選，我就可以做大型校長，一個月成千塊的薪水，到那時呀！總忘不了你的好處。」崔哲光一邊說，一邊拍拍李天海的肩膀。

「老崔，我並不贊同你的見解，其實我們一個人只要安貧樂道，即使物質上生活苦一點，但精神上卻未嘗不會感到愉快。我總覺得我們現在進入教育這一行，就應該獻身教育，為培養下一代而努力，如果你對政治工作有興趣的話，也應該利用課餘的時間去進行，總不應就誤了份內的工作。而且搞政治應該要抱著為民服務的犧牲精神，如果想藉此沽名釣譽，那出發點便大錯特錯了，所以我希望你應該冷靜地考慮一下。何況你現

在協助官來富競選，他是你的同鄉，我相信他的身世你比我更加明瞭，他在日本時期做過走狗，現在承襲了父親的遺產，實是一個二世祖，貪色好利，吝嗇不仁，不知在背地裏做了多少虧心事，去年姦污了家裏那個女傭人的事，當地人誰不曉得？何況他從事政治工作爲時不久，說穿來不過是一名投機政客而已，表面上人家對他恭恭謹謹，背地裏誰不罵他？你這次攀附了這隻無翼鳥，只怕飛天不成，反而要因之拌交，那時後悔就怕來不及了。」

聽了李天海的話，他萬原先熱辣辣的心像是被澆了一盆冷水，也泛起了一陣陣的疑慮，想起最近他所看到一般選民們的冷淡情形，的確對官來富並不很有利。不過他轉而又想：怕什麼？現在的一般選民是選黨不選人的，尤其是非華籍的選民，他們那裏懂得官來富的臭底？退一步說，即使官來富真的不幸失敗了，我也沒有什麼大損失，至少在競選這段期間內，我多少總可以從他身上揩一點油水。至於學校的工作做得好不好，管他媽的，反正現在教師的工作有了保障，校方不能任意辭退，即使學校要裁員，也總不會裁到我這個教了好幾年的老教師吧！」

想到這裏，先前內心的那種疑慮便一掃而空，於是他不但不接受李天海的勸告，反

而嘲笑他說：「

「老李，你這標準的老實人，還是專心唸你的馬來文吧！這些事你是不懂得的。」

(六)

馬來亞的天氣就像是一個喜怒無常的小孩子，一會兒笑嘻嘻的，一會兒卻又大哭起來。可不是嗎？中午時分，炎紅的太陽還是高掛在天空，可是下午三點鐘卻下了一陣滂沱大雨。

這是馬來亞的人民一個光榮的日子，因為在今天，他們要運用神聖的一票，去選出他們的代議士。

崔哲光這天可真忙碌得很，一早便陪着官來富到各選舉站去巡視，指揮工作人員進行拉票工作，上午受日光的煎晒，下午受雨水的浸淋，他一點都不在乎，他的心情就像是打麻將遇到緊張的好牌一樣，他一心一意希望這鋪滿貫的牌能夠胡得出，那麼他今後的日子可好了。他自己也知道這兩個月來爲了協助官來富競選，對於份內的教学工作是多麼疏懶，多麼失責，他甚至受了校長幾次的口頭警告，但是他自以爲有了靠山，所以

毫不在乎，如果官來富這次真的不幸失敗了，那就等於是他的靠山倒下來一樣，對自己雖免也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所以他一會兒興奮，一會兒迷惘，整天患得患失的神情，就和官來富本身不相上下。

當天晚上，他陪同官來富到計量站熱熨了幾小時，結果當他聽到了官來富以巨大的差數被對手擊倒了時，就像是被雷轟了一下似的，全身都楞住了，因為他想像大型校長的美夢破滅了。……

此後的幾個月中，他變得更頹喪，更墮落了，他幾乎把全部課餘的時間流連在××公館的麻將檯上，他的債台也越來越高了。他先前所積極進行的各種政治活動，也都一下子停頓了。

更不幸的是第二年開學時，他任教的那間學校減少了一班，必須裁減教師，學校方面經過了會議的結果，決定不按照後進先退的原則，而乃根據各教師平日教學工作的盡責與否為標準，結果崔哲光便被裁了出來，雖然他還不至於失業，但由於附近的學校都沒有空缺，所以他便被派到離市區數十哩外一個小漁村的一間小學校去擔任教師。起初他雖然不很願意去，但想改行嗎？在這入浮於事的社會上，要找一份月薪二百多元的工

作可沒有那麼容易。他也曾為此找過官來當商量，要請他幫忙替他介紹另外一份理想的工作，再不然的話，就請他通過一些人事關係，設法安插他在市區附近的學校任教，但是官來當自從落選之後，認為對世哲光已無利用的價值了，所以對他非常冷淡，一點也不肯給他幫忙。殘酷的現實給了他一個慘痛的教訓，怎麼辦好呢？一個人總不能坐着喝西北風，所以他經過冷靜的考慮之後，終於懷着一種無限懷喪的神情，背起了行囊，前往那個偏僻的小漁村，去過着那刻苦寂寞的生活了。

(七)

「唉！過去的生活真像是一場噩夢。」湛蒼光獨自站在海邊的一棵椰樹下，面對着停在海邊的幾隻漁舟在嘆息、懺悔：「我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教師，又是一個年青人，為什麼竟會這麼不爭氣，自甘墮落，做一個卑鄙的人，唉！我太糊塗了，太糊塗了。」現在他每天雖然看不到城市的繁華，但卻能儘情地在欣賞漁村大自然的美景。他每日所接觸的都是勤勞樸實的人們，他的腦海裏已再沒有以前那種齷齪的思潮。漁村和平靜的生活，給了他反省深思的機會。雖然他初來時也感到那麼懷惓，那麼不習慣，

但現在他卻感到無限的平和與愉快。他已脫離了都市的繁華，擺脫了物慾的引誘，使他的身心在一種寧靜的環境中獲得了超脫，也使他完全改變了他的人生觀：「唉！以前我也太荒唐了，苟一失足，竟墜身於罪惡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想起過去對教學工作的疏懶與敷衍，他頓時覺得自己已成為一名華教的罪人，心裏因而感到萬分的愧疚。不過他又想起了陶淵明的名言：「對，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今後決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好好地為教育下一代而努力，以補償我過往的錯誤，同時我也希望所有過去跟我一樣墮落的華校同仁們也能和我一樣地抱着回頭是岸的決心，用自己的心血去耕耘這塊華教的園地，使它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美麗的果實。」

從此以後，他再也不去搓麻將，也不去玩女人了，他把全部的時間和精神花在教學及進修上面，於是他又成了一名良好的教師，受到同事及學生們的敬愛。他義務參加了當地的成教班任教，那年年底，他便考獲了初級的國語科文憑。他想起以前李天海勸過他的話，於是第二年，他便再不堅持自己的擇偶標準，終於物色到一位當地的漁家女作為自己的伴侶，組織了一個美滿愉快的家庭，過着他那樸實幸福的生活。

一九六六年五月

阿華

(一)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剛剛從中央醫院制瘡官局出來還不到十天，又要進入K埠的地方醫院去，而且這一次，我竟然在這間醫院住上了半年。——因為，我被發現患上了TB。

那當兒，誰不知道TB是一種多麼可怕的疾病，多少人爲它犧牲了寶貴的性命，多少人爲它斷送了事業與前途。那時我剛剛高中畢業，正想找一份工作，卻不料就在這個時候患上了這種病，這對我可是多麼嚴重的打擊呀！所以進院的那一天，我感到極端的害怕與悲傷，我似乎預感到我的生命不久就會因而殞滅。

我是住在這間醫院內的第九病房，這是附設在這裏唯一的肺病病房，面積非常狹

小，但卻擠滿了二十張病床，中央醫院的專科醫生每兩星期來這兒一次爲病人診斷，醫院的財副每星期來三次爲病人打針，其餘的時間，便只有一個專門在第九病房工作的雜役來管理我們。他是一個年紀四十開外的人，但看他的外貌至少要比實在的年齡老上十年，斑白了一半的頭髮，對半的向左右分梳着，個子很矮小，只有五呎左右，黝黑的臉上佈滿了許多縱橫交錯的皺紋，像是一幅繪滿山脈河流的地圖。眼睛深陷，鼻孔扁平，但耳朵卻特別大，而且向下垂着，配合着整個面龐，顯得有點滑稽。跑起路來，步伐雖短，但卻很快捷，兩隻手向後一划一划的，就像是在划船一般。

他的名字叫阿華。

我進院時，便是由他帶領進入第九病房。我一看到他那種滑稽的面貌與身材，再想起那些雜役們可惡的嘴臉，心裏不期然便對他興起一陣莫名的惡感。他爲我安頓了床位，給我換上了衣服，又很殷勤的向我問這問那，似乎顯得很關懷。我知道了他的用意，於是叫他到病房外沒人的地方，給了他兩塊錢。

不久，他特地爲我的病床重新安上了一套比較好的蚊帳和被褥。

這時，我的心煩得很，躺在床上，腦海裏儘自在想着許多恐怖的事情，我不知道這

種可怕的疾病究竟有沒有治癒的希望。

「你是做什麼工的？」忽然阿華走近我的床邊，和我攀談起來。

「高中剛畢業，還沒有找到工作。」我懶洋洋地答。

「哦！原來是個高中生。唉！你一定是唸書時勞神過度，所以才患上這種病。」他居然也嘆起氣來：「不過不要怕，這種病一定可以醫得好的，多則半年，少則三個月。」他在我的床沿坐了下來，顯然是準備和我長談：「如果是十幾年前，那就難說了，那時還沒有藥，只讓病人靜靜地躺在牀上，咳嗽厲害的就給他吃一點止咳的甜藥水，兩星期打一次風針，此外便什麼辦法都沒有了。那時呀，十個病人有八個要頂（死）的，那情形想起來真叫人害怕，病人們一天到晚咳嗽呀！吐血呀！整個病房充滿了臭腥的氣味，連財爺們都不敢進房來，可是現在呢？一點都不怕，現在有的是藥，一星期打三次針，每天有藥水藥丸吃，只要自己注意一點營養，絕對可以醫好的。」接着他又滔滔不絕地說了許多有關肺病應該注意的事。他叫我每天最好吃三個雞蛋，一瓶鮮奶，睡眠要充足，千萬別胡思亂想。他的話就像是更添相似的向我射來，我雖然有點厭煩，但卻也好像獲得了一絲慰藉，覺得像他這麼一位在醫院工作多年的雜役，對於治病的常

識，有時的確是有許多寶貴的經驗可供病人參考的。

談了許久，臨走時，他似乎還很關懷地說：

「靜靜地躺著吧！需要什麼的話，可以告訴我，我一定給你辦好。」

我知道我給他的兩塊錢已經發生了效力。

然而才走了幾步，我就聽見他在破口大罵另一個病人，看他那種海海然的氣勢及粗暴的聲音，我的心卻又打了一個寒噤。

(二)

進院一個月之後，我對於何華漸漸有了更深的瞭解。

原來這間第九病房，雖說是K埠地方醫院的一個病房，但這間醫院的醫生是從來不實的，中央醫院的肺病專科醫生兩星期才來一次，醫院裏的對副們雖說每星期來三次爲我們打針，但他們每次在病房裏逗留的時間最多不會超過十分鐘，一打完針，便立刻走了，於是便只有阿華，他不但成爲第九病房的總管，而且也是我們的護士，除了打掃及洗地由另外的工人負責外，他幾乎負責了第九病房的全部工作，每天一早，天還沒有發

亮，就來病房替我們把蚊帳掛起來，接着是摺皮單，派早茶，過了一會兒，就派藥丸和藥水，再下來是派午飯，下午茶，晚飯，有時還要拿病人的血和尿去給財副檢驗，還有許許多多零碎的工作，都由他一手包辦，直到下午五時過後，他替我們把蚊帳放下來，又派完開水之後，一天的工作才算完畢。每逢星期一天，他還要拿衣服給我們換，替我們換床布和枕頭套。每次財庫來打針時，他也總要頭頭尾尾忙了那麼一陣子。至於逢着中央醫院的專科醫生要來時，那天他可就要更加忙碌起來，除了日常應做的工作之外，他會拿起掃把，把病房重新打掃一遍，然後呼喚所有的病人，要他們靜靜地躺在床上，不許走來走去，並且要把床鋪整理好，如果有那個病人不聽他的話，那準要被人大罵一頓。直等到他認為各項都已滿意之後，於是他就去拿出一大疊的X光照片和文件，放在病房中間的那張桌子上，自己就靜靜地守在病房裏，和病人聊聊天，或是罵罵病人，以等待醫生的來臨。醫生一來，他會立刻迎了上去，替他接過公事皮包，然後跟在他的後面，必恭必敬地陪着他巡視病人，直等到醫生走了之後，他才會鬆了一口氣，這一天，看他那種緊張的神情，就像是要經歷一件什麼大事似的。

他會算命，據他說是年青時在暹羅學到的，常常用一副荷蘭牌替病人占卜休咎，然

後從病人身上索回一塊或五角的代價，雖然他每次給病人占卜時所說的總不外是目前雖有災難，但將來必能逢凶化吉的這一套老話，但經過他天花亂墜的安慰一場，病人們誰也知道他是一派胡言，卻也感到非常滿意。

他也很喜歡賭博，連着他空的時候，他總要拿出那副已近黃褐色了的麻將牌，邀三個病人，就在連着病房的那個小房間裏偷偷玩上幾圈。賭下去的結果，只有那三個病人在各自碰運氣，誰也別想贏他的錢。聽說他們賭的只不過是兩千碼一塊錢的小玩意兒，但每當他贏了錢的時候，便會好像是打了一場勝戰，總要裂着嘴巴，露出那排黃褐色而不很整齊的牙齒在笑，走起路來，兩隻手也划得特別有勁，於是這一晚，他會犧牲了休息的時間，逗留在病房裏，和病人們大談麻將經，表示他的牌術高明。如果他輸了呢？三兩毛錢那倒不要緊，他也會很快地拿出來。雖然嘴裏總不免要吱吱喳喳地埋怨幾句，怪人家亂打牌。但如果是輸上了一元，那他不但拿不出錢來，而且還會對你板起不好看的臉色，你敢跟他討嗎？那非要碰大上釘。

「丟那媽，一塊幾角的錢，怕我賴你不成？等出了櫃就給你。」他先為自己辯白了幾句，接着便拉開正題，把你罵得狗血淋頭。

「你這個衰佬，病好了，還賴在醫院不走，這次醫生來，看我不叫醫生把你割牌出去才怪。」有一次，那個擺腳佬不識相，向他討贏到的塊半錢，就這樣被他大罵一頓，一點也不敢出聲。

原來這個擺腳佬進院已經近一年了，年紀六十開外，左腳有一點跛，所以病人們就給他這個綽號。他有一個兒子，是屬於不事勞動的懶惰蟲，連自己的生活都要靠妻子割膠來維持，而且這對夫婦對於這個患病的老頭子也並不關心，自從他們搬到別個地方去工作之後，除了每個月從郵局匯來三、五塊錢給他零用外，根本就很少來看他，所以他雖然病好了，卻一直賴着不肯出院。他曾對我說：

「唉！出院後去那兒住呢？自己老了，不能工作，還是住醫院好。」

然而醫院當然不能長久容納一位病癒了的人，所以醫生好幾次想把他割牌出院，但他總是苦苦要求：

「拿督，我沒有家呀！又這麼老了，出院後叫我去那兒呢？」

再不然，當着醫生來時，他就會假裝很痛苦似的，靜靜地躺在床上呻吟，然後有氣無力地說：「拿督，我很辛苦呀！我的胸部很痛，而且還有咳嗽。」說到這裏，他真的

就咳了起來，而且咳得特別大聲，碰到這情形，醫生往往也被弄到啼笑皆非，結果就這麼一個月又一個月地拖下來。

阿華對於這件事當然看得明明白白，所以時時也就藉故從他身上搾取一些油水，他還敢不服服貼貼地滿足他的慾望麼？可是在背後，他就常常滿腔不高興地罵他說：

「臭卡，不見笑，吃人家的錢。」

有一天，他忽然問我說：

「阿華對你還不錯吧！」

「是的，還過得去。」

「你認為他爲人好不好？」他進一步問。

「……」我一時竟不知該怎樣答好，遲疑了一會兒，也就信口胡謔地說：「差不多。」

「唉！簡直壞透了。」他說：「他對你好，是因為你常常給他錢，如果不常常給錢他，他就對你兇得像隻老虎，千方百計地爲難你，有時叫他拿點開水，也會被他罵大半天，這兒的病人們，那一個不受過他的氣？」

「天下烏鴉一般黑。」我這樣勸他：「而且這個社會上吃錢的人多的是，何況阿華所吃的錢只不過是一元幾角的小數目而已。」

「還有呢！」他對於我的答覆似乎不很滿意，於是又接下去說：「他還會偷藥水去賣。」

「什麼？他偷藥水去賣？」這下我可有點驚奇起來。

「是呀！他常常偷拿藥水去賣，比如說，醫院分配給我們吃的甜藥水，他不大肯分給我們，就是拿去賣給人家，每小瓶兩塊錢。」

這還了得，扣了病人的藥，拿去賣給別人，這就太不道德了，我也顯得有些氣忿，我說：「這真是太豈有此理！不過這甜藥水究竟是什麼藥水？我可從來沒有吃過。」

於是他告訴我甜藥水是一種止咳的藥水，還是一種麻醉劑，咳嗽厲害的吃了一點，可以鎮壓一下，對病體倒是沒有益處的，如果吃慣了，以後每晚非吃不可，否則就會咳個不停，阿華就是把這種藥水拿去賣給已經出院而仍然每晚咳嗽，非吃它不可的病人。聽了他的話，我的心也就釋然了。然而擺開怪卻又說了一大堆阿華的壞話，他說阿華也時常把藥丸和藥針作弊一點，去撈一點額外的油水。

「總之，阿華不是個好東西。」擺腳佬最後下一個結論，狠狠地说。我雖然不置可否，但也覺得他實在不是個好東西，要不然爲什麼全病房的人都對他沒有好感呢？

(三)

第九病房的病人一致對阿華沒有好感實在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單看他的外型，矮矮的身材，走路時的八字腳，以及那隻有點凹下去的扁鼻子，已經足以令人生厭，然而更加令人不滿的是他那種氣驕凌人，呵斥病人的態度。他的脾氣就如馬來亞的雨季一樣，好的時候，他會喜笑自若的和你東拉西扯，說些令人發噱的故事，如果我們聽到有味，笑起來了，那他就會慘頭擺腦，越談越起勁起來，活像個舞台上的小丑。然而連着他心情不好的時候，那他就會擺出總管的態度，在呵斥病人，他會罵你弄髒了地板，說你的床布最容易骯髒，或且罵你不聽醫生的勸告，到處走動。總之，他可以找出許許多多的藉口來挑剔，有時就連你唱一支歌，他也會罵你像牛般地叫，說你在吵鬧，不守院規。

「嘿！等醫生來時，我告訴他你不守規矩，看他把你罰牌出去才怪。」他常常以

這句話來恐嚇病人。

「咳！寧可得罪城隍，不可得罪小鬼。」病人們就常常在背後這麼嘆息着。有一天中午，正是派飯的時候。

阿華推着那架派飯的輪車，慢慢地進了病房來，然後一個一個地派送。

由於我每日三餐的飯食都是由家裏拿來，所以每天派飯時，我從來沒有注意過。可是這一天，當阿華正在派飯給擺腳佬時，我忽然聽到擺腳佬向他要求：「請給多一點吧！」

「大吃鬼！」我看到阿華睜大着那雙眼，很高興地說：「你自己的那一份難道還不夠嗎？」

「有什麼相干呢？那位先生（指我）又沒有吃這兒的飯。」擺腳佬繼續在向他求情。

聽了他的話，阿華似乎也沒有什麼好說，只見他從飯桶中又舀了不很滿的一瓢，狠狠地倒在他的碟子裏之後，便推着那輛裝着剩餘飯菜的車子走了。

阿華走了之後，我問擺腳佬說：

「怎麼？你的飯不夠吃？」

「是呀！」他很生氣地說：「這個混蛋，每餐跟他討多一點飯，就像跟他求乞似的。」

「剛才飯桶不是還有許多飯嗎？」

「是呀，可是他不肯給，他要拿回家去。」

「拿回家去？」我心裏有點疑惑。我想：「他拿回家去做什麼呢？大概是用來喂雞鴨吧！」

於是我走出病房，看到阿華正把那輛飯車推進工人宿舍裏去。這間工人宿舍是在第九病房的右側，離病房很近，我懷着一顆好奇的心，信步地走到他所住的那間房間外面。這房子不但很小，而且很矮，像是一列鴿籠，那屋頂的鋅板受着陽光的煎炙，發出一陣陣的熱浪。我站在窗口下，偷偷地看房裏的情形，只見房裏的設備非常簡單，一張用大木箱釘成的桌子，上面擺着一大盤的飯及幾碟菜，那正是剛才他派剩下來吃的，他那個面色青黃正懷着孕的妻子及幾個瘦削的孩子正在狼吞虎噬地吃着，他自己也坐在那兒吃。

「夠吃嗎？」過了一會兒，我聽到阿華這樣問。

「爸，不夠，我還不夠。」

「我也不飽。」他的幾個孩子都嚷着說。

「不要緊，等下添茶時多喝一點茶吧！」阿華哄着他們說。

「可是福兒還沒有放學呢！」他的妻子也皺着眉頭說。

阿華有點難過，停了一會兒說：

「還是起個火，再煮一點吧！」

「那裏還有米，上次買來的十斤已經完了。」他的妻子說：「想辦法到街上再買幾斤吧！」

阿華沒答腔，只見他在收拾碗碟，顯然是要走了，我連忙先回到病房來。這時病人們多已吃完飯，只聽得譚開佬仍在談論着阿華克扣飯菜的事，又說他每天也把許多剩下的茶和麵包拿回家去，許多病人們附和着，還唧唧噥噥地罵了一大堆，我也無心細聽，只是躺在床上沉思，我想起剛才所看到的淒涼的一幕，心頭中被一種異樣的思潮在沖擊着。

不久，我見到阿華推着那輛舊車來了，他經過病房時，忽然停了下來，走近我的床邊，低着聲對我說：「阿哥，來，我有話對你說。」說着，他走進那個空房間裏去，我也立刻起身跟着他走進去。

「阿哥，借給我一塊錢好嗎？」一進房間，他就對我這樣說。

「一塊錢？」

「是的，借一塊錢給我，我出禮拜後就還你。」他好像怕我不肯借給他，所以特地加重語氣說：「多幾天就要出糗了。」

當然，我知道這是他一向的伎倆，也是他向病人敲詐的另一種比較婉轉的方法，病人們誰不知道，阿華所借的錢那有還過的呢？所以在以前，不管是他開口向我借，或是我自動給他一塊幾毛錢，心裏總有一種不大愉快的感覺，在給他的那些錢中從來沒有滲進真正的情感，可是今天，對於這個許多病人都非常討厭的阿華，不知怎的，我卻忽然對他興起了莫大的同情與憐憫，我知道他向我借錢的目的，於是立刻拿了一張五塊錢的鈔票給他。

「阿哥，你沒有散鈔票嗎？那麼我等下才找給你。」他接過我那張五塊錢的鈔票，

很高興地說。

「不，不用找了，你通通拿去，快點拿去買米吧！」

「怎麼？你……」他顯得很驚異，好像不大相信似的。

「剛才的事我都看到了，快點去買米吧！你的孩子們還在等着飯吃呢！」

「你真好……」阿華居然也受感動起來，他很激動地說：「我在這兒工作十多年，看過的病人可多了，他們都輕視我，把我當做下人，從來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好心的，唉！真是天公無眼，像你這樣好心腸的人也會患上這種病。」

我乘這個機會問起他的家庭情況，據他說他每月的工資只有八十多元，靠這微薄的收入，不但要養活夫婦兩及七個兒女，還要供給五個孩子念書，單單學費一個月就要三十元左右，好在每天所烹調的飯菜和茶等，可以解決一部份的伙食，有時幫人家料理喪事也可以賺一點外快，再加上東挪西移的結果，生活過得非常勉強。他說那三個小的孩子本來不想給他們念書，但他們都很聰明，他又不忍心使他們失學，所以只好硬着頭皮支撐下去。

「唉！我的身體不好，做不了重工，我的女人以前有去割膠，可是近來身體也很衰

弱，又懷了孕，根本做不了工，有什麼辦法呢？」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看到他的臉龐被一股深厚的憂愁所籠罩着。

「我這一輩子是沒有希望了，現在就要看孩子們的命。」說到這裏，他的雙眼忽然閃着希望的光輝，充滿喜悅地說：「阿哥，你是高中畢業生，我的大兒子多兩年也要九號畢業了，他讀書相當聰明，每年都考頭幾名，我一定要好好培養他，等他九號畢業後，如果有能力的話，我打算給他讀大學，將來也讓他做個醫生。」

一個月八十多元的工資，想培養兒子讀大學，這當然是夢想，但是爲了不掃他的興，我也附和着說：

「是的，如果成績好，是應該給他升學的。」

他對我笑了一笑，終於走了，我看他推着那架飯車，沿着草地中間的那條柏油路隔牆地朝向廚房走去。

「一身望拍拖，今晚我同你睇戲……」他一邊走，一邊哼着這首流行小調，歌聲盪在空氣中，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悲哀或是歡樂。

「唉！一切都是爲了生活。」我目送他的背影，不禁也興起了無窮的感慨，想起了

他那窮困的家境，以及栽培兒女的偉大精神，於是我認為他偷賣藥水，敲詐病人的小賬，甚至於克扣病人的飯菜，都是情有可原的事，最少要比那些腦滿腸肥的吸血鬼好得多，我不但不再討厭他，反而深深地同情他，甚至尊敬他，我覺得他是一個在生活的重擔壓榨下的可憐蟲。

打從那天起，我便常常向阿華問起他的近況，也常常送他一些錢，或且買一些牛奶餅乾之類的東西送給他的孩子們，他的性情似乎也改變了一點，雖然也還是常常藉故罵其他的病人，但態度已沒有那麼兇惡，而他對我是更加的親切與關懷，似乎把我當做是他的親人，非常小心地照顧我，安慰我，常常和我聊天，使我在心靈上不致於感到寂寞。我在第九病房住上了半年，照了兩次的X光，醫生證明我的病已經痊癒，於是我出院了。阿華聽醫生說我的病好了，感到很高興，他特地向我祝賀，同時也勸我今後對身體要小心保養。他忙著替我收拾一番，然後到附近的街上去叫了一輛的士，我終於和他告別了，臨走時，我看他微笑地向我招手，不知怎麼，我竟然流出了眼淚。

回家之後，開頭的幾個月，我對於第九病房仍然不能忘懷，尤其是阿華，他的影子時常會在我的腦海中閃現，所以每隔一個月左右，我就會抽空去醫院一趟，看看那些同

病相憐的人兒，也看看阿華，而阿華也會時常來我的家，每一次來，總免不了會用不同的藉口，向我拿去一些錢，雖然如此，我也沒有一次令他感到失望，我能忍心使一個對生活只存着起碼要求的人感到失望麼？

過了不久，我在B埠的一間商行找到了一份書記的職位，爲了工作的關係，我離開了K埠，此後整整有三年，我沒有看到阿華。前天，我回到K埠探望朋友，無意在街上碰到了他，只見他已比以前蒼老得多了，臉上的皺紋更深，頭髮也更白了，痛苦的生活在他的臉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標誌。從他的談話中，我知道他的大兒子九號畢業後，雖然考獲了A等文憑，但他當然並沒有機會繼續升學，只在一間英校找到了一份書記的工作，每月一百多元，除了車費和零用之外，也剩不了多少錢，何況他幾個兒女的教育費，雖說有大兒子的一份薪水幫補，也仍然是很拮据。不過他現在又把希望寄托在他那幾個兒女身上：「我第二的孩子今年又要九號畢業了，再過幾年，等幾個大孩子都畢業了，找到了工作，那時我一定要設法培養一個小的孩子去讀大學。」他充滿信心地說。

「是的，你一定有辦法實現你的願望。」我這樣鼓勵他，同時也深深地爲他祝福。

一九六六年五月

衝出雲團的月亮

——獻給可憐的肺病患者——

(一)

改完了最後的一本作文簿，我伸一下懶腰，看看時鐘，已是晚上九時半。這時，整個鄉村是一片寂靜，我推開窗子，只見天空正掛着一輪皎潔的明月，清光傾瀉在大地上，像一襲銀白色的薄紗，是那樣的柔和與迷人。微風陣陣吹來，夾帶着種在屋旁的夜來香的香味，我迎着它作了幾次的深呼吸，精神爲之一振。

「哇！哇！」俄而，我的那個才三個月大的幼兒又在啼哭了，在這靜謐和諧的氣氛中，那哭聲顯得格外刺耳。

「大概又要吃奶了吧！」妻放下了正在縫補的孩子們的衣服，她說：「我去沖奶給他吃。」

「不必略！我會沖的，你們早點去睡吧！時候已經不早了，明天還要上工呢！」媽這時正在隔房陪着孩子們睡覺，她一邊說，一邊就去沖奶。

「你看，媽待我們多好呀！」我對妻說：「不過媽也的確夠累了，你衣服沒有補好，還是讓我去幫忙吧！」

於是我走去隔壁的房間，那是我媽住的房間，我的幾個孩子都擠在母親的那張床上，我挨近一看，只見他們都靜靜地睡着，發出均勻的呼吸聲，睡得那麼安祥，那麼甜蜜，那個六歲的大兒子正抿着嘴巴在笑，大概是在夢中享受一件什麼愉快的事吧！我想起那個睡在搖籃中正在啼哭的幼兒，只見他一邊哭，嬌小的四肢一邊在舞動，哭聲停後，那對圓溜溜的眼珠直瞪着我，多麼天真可愛，我不禁在他的臉頰上深深地吻了一下。

「阿明，你快點去睡，讓我來餵奶吧！」媽從我的手中把幼兒抱了過去。

這時，我仔細地端詳我媽，覺得她近來已蒼老得多了，雖然才不過是五十開外年紀，但臉上已佈滿了皺紋，瘦削而微駝的身軀，充滿了痛苦的標誌，不過精神卻還健旺。她一邊餵奶，一邊哼着不成曲的小調，我看到她的那雙疲憊的眼睛在發射着希望的

光輝。

「媽，我看幼兒還是我們自己帶吧！你也夠辛苦了。」我又向媽提起這件事，因為我覺得媽近年來實在夠辛苦了，自從我的大兒子出世之後，媽就停止了割膠的工作，在家裏負起了做保姆的責任，一直到現在，我已經有五個兒女了，她不但白天要爲他們操勞，晚上也要陪孩子們睡在一起，負責照顧他們，半夜裏爲了餓小的孩子吃奶和換尿布，總要醒來好幾次，不能夠好好地安睡。

「唉！阿明，你媽的身體還好，你快點去睡吧！你們倆夫婦白天要教書，晚上如果睡眠不足，上課時沒有精神，那可不大好，你們千萬不要誤人子弟，何況你的身體，唉！……」媽嘆了一口氣說：「阿明，你千萬要好好保重你的身體，我自己命苦，一生可以說都是在憂傷苦難中度過，然而我受得了，我只希望你的身體好，孩子們幸，其他便也沒有什麼苛求了。現在總算天公有眼，你已成了家，又給我生下了這幾個好孫子。」說到這裏，她注視着睡在床上的孩子們，臉上充滿了喜悅：「你看，這幾個孫子，雖然頑皮一點，但他們是多麼可愛，我照顧他們，心裏只有高興，絕對不會感到辛苦，你放心吧！何況每天下午又有你夫婦倆幫忙，即使你們再生下幾個——總之越多越

好，我都有辦法照顧他們的。」

於是我回到自己的房裏來，看看掛在床頭牆壁上的兩幅照片：一幅是我和淑卿在七年前結婚時的合影，另一幅則是幼兒滿月時所攝的合家歡，我的內心充滿了喜悅，信步又走到窗前，只見夜色已變得蒼茫寂靜，原來那皎潔的月兒不知什麼時候，已被一團黑雲遮住，我不禁興起了許多感觸，於是那令人憂傷的坎坷往事，就像一幕幕的電影，又在我的腦海中映現出來……

(二)

一九五四年，也就是我十八歲的那年，我從高師畢業之後，便在一個鄉村的學校找到了一份教職。那時的我，在母親嚴格的管教下，已養成了一種自愛與求上進的性格。我知道我家境的困難，我能夠有機會念完高師，完全是母親晝日勞勞，用血汗栽培的成果。母親常常對我說：「阿明，你一定要好好地念書，你的生父在日本時被檢證去了，現在只有你是我唯一的親人，所以你一定要爭氣，不要使我失望。」那時母親每天上午割膠，下午養豬、種菜，晚上還給人家洗衣服，就憑着她的一雙手，終於把我扶養長

大。高師畢業之後，爲了不辜負母親的期望，我除了教書之外，不斷在課餘的時間努力進修，看書、寫作，我決意要在教育及文藝兩方面幹一番有意義的工作，獲得一些成就，來報答母親養育與栽培的恩惠。爲了遵從母親的教訓，我對教學工作是多麼認真，從來不敢偷懶，除了正課之外，我經常給學生們補習；我也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了許多作品。對於親友們有什麼困難時，我也盡量地給他們幫忙，於是我贏得了學生及親友們的敬愛，我爲此感到莫大的快慰。

才教了一年書，母親便一直催我結婚，她說我的祖先已經三代單傳，所以她急著要抱孫子，也希望討回一個賢媳婦，使家裏有個人手幫忙。然而我當時因爲年紀還輕，而且我又想專心在教育及文藝上努力，所以一年一年的拖下去，我總是使得母親感到失望。

其實，我當時早已有了一位心上人，她名叫張淑卿，不但是我高師時的同學，也是現在的同事。她是一個勤勞樸實，性情柔順的女子，雖然樣子並不算很美，但卻很甜，活潑、文雅，身體上充滿了青春的活力。當她還在高師念書的時候，就已有許多人追求她，尤其是胡鐵新，直到現在，還對她一片痴心，然而她卻偏愛上了我這個窮小子。她常常對我說，一個人所追求的是靈魂及精神上的美，決不應是物質上的享受。我們由於

日夕相處的結果，所以感情很快就培養起來。我知道爲了這件事，胡鐵新還對我懷了無比的忌恨。

可是，命運之神卻在播弄着不幸的人們，正當我倆的愛情進入了白熱化時，卻來了一陣大風雨，差點把我這隻航行在大海中的生命小舟給翻沉了。

許是因爲勞神過度吧！僅僅吃了五年的粉筆灰，我的健康竟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摧殘，我居然患上了肺病。

呀！肺病，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名稱呀！當我從醫生那兒聽到了這個消息時，像是晴天的一個霹靂，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胸像是驟然被人戳了一槍，眼前立刻朦朧一片。

我終於被送進K埠的醫院治療。

進院的第一天，我躺在那張軟綿綿的病床上，眼睛儘自睜着天花板發楞，萬種思潮在我的腦海中澎湃，我感到極端的悲傷。

「呀！你已患上了TB，TB……」許許多多的怪聲一直在我的耳邊噙噙作響，我想起那些被肺病攫去了寶貴生命的朋友們，也想起許多被TB病魔困擾了十多年而仍無

法醫藥的可憐蟲，於是我覺得我的前途、甚至於生命已受到了極端嚴重的威脅。我又想起了社會上一般人士對肺病患者的冷眼與鄙視，許許多多不幸的人兒，他們的事業、愛情、前途，就是被這可怕的肺病摧殘了，現在我居然也做了它的俘虜。

「天呀！你爲什麼要賜給我這麼殘酷的刑罰呢？」我感到消極與無助，忽而認爲這個世界是多麼的醜惡，一切的一切，似乎均已無可留戀，我很不得這時會來了一種至極武譴，把整個地球炸毀，使全世界的一切同時瀕於沉淪。

那天下午，淑卿就來醫院看我，我一看到她，就如萬箭穿心，我歇斯帶里地對她說：

「你回去吧！你別來看我！別來看我……」我轉過頭來，流着眼淚，她的來，竟然帶給我精神上多麼沉重的負擔。

淑卿雖然也有點傷感，但卻還很鎮定，她安慰我說：

「明，別太激動，我知道你心裏一定很難過，不過不要悲觀，現在醫藥發達，這種病只要有信心，一定醫得好的。」

「忘了我吧！我現在已是一個沒有用的人，我辜負了你，你回去吧！」我一直催她

回家，不願和她多談，我的心裏興起了一陣非常強烈的自卑感。

「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一定很不好，那麼我改天才來看你吧！」臨走時，她給我一本書迅的小說集，她說：

「你不是很喜歡魯迅的作品嗎？這本書你可以看看，以便消磨無聊的時光。你一定也知道，魯迅的下半生也一直被嚴重的肺病所困擾，但他並沒有半點兒灰心，你應該學習他那種堅強的精神。」

她在我不斷的催促之下，終於莫可奈何似的走了，我看到她的眼眶也含着晶瑩的淚珠，我躲在病房的門旁，靜靜地在偷望她，直到她背影的消失。

晚上，我整夜沒有好好地睡過覺，才闔一下眼睛，便做了一個可怕的噩夢。我夢見我和淑卿在郊野中遊玩，我倆肩並着肩，手携着手，在大自然中漫步，訴說着彼此的崇高理想，正當我倆盡情陶醉的時候，胡鐵新突然竄了出來，他睜大着眼睛，滿臉怒容，一步一步地向我逼近，忽然間他搖身一變，竟變成了一個張牙舞爪的魔鬼，右手握着一枝長矛，直向我刺了一下，然後把淑卿擄走了。我驚駭過度，終於被嚇醒了，流了一身冷汗。

我實在無法形容我母親的憂傷神情，她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她的惟一的兒子，竟然會患上了可怕的肺病，她心靈上惟一的一盞希望之燈也要熄滅了。

當她知道這件事之後，整個人癱瘓迷迷的，就好像是瘋了一般。她簡直沒有辦法去應付這份突如其來的深重的憂愁，她只有到處去求神問卜，寄託於神靈的庇佑。她向許多神許下了她的願望，她說只要菩薩保佑我的肺病早日痊癒，她寧願減壽幾年。

這當兒，儘管她背着我時常要偷偷飲泣，但是在我面前，卻總要強裝鎮定，多方的安慰我說：

「阿明，你放心養病吧！我拜過許多神，那說你命中有貴人幫助，一定會醫好的，你千萬不要焦急，東西吃得下，儘量多吃一點，我一定天天給你送來，經濟方面，你不用擔心，家裏養的幾隻豬，就快可以出賣了，現在我又多收了三個人的衣服來洗……」

「媽，我太孝了，我不但無法給你安樂，反而要使你爲我擔憂，爲我受苦。」

「唉！不要緊的，媽的身體還好，只不知祖宗做了什麼缺德的事，要害你來受這種

痛苦，論我本身，這一生可並沒有做過什麼虧心事呀！」她似乎在向天控訴。

進院的頭幾天，我的心紊亂得很，思潮沒有一刻安靜過。每天總有許多關心我的親友、學生及同事們來醫院探望我，安慰我，但每當他們一來，我的心就受到一次激動，我感到羞忿，爲什麼我偏患上這種被許多人害怕的病症呢？每當朋友們來探望我時，我總會覺得他們好像是來嘲笑我，於是我甚至不願見他們，我只願意靜靜一個人逃到一個荒涼無邊的孤島上去，好讓我避開塵世間的滋擾，孤零零的一個人去接受這種磨難。好幾次，我甚至想起要自殺，因爲我對事業、前途與愛情都已心灰意冷，我想以自殺來了結這可憐的生命，好讓我與這醜惡的世界脫離，然而每當我興起這種念頭時，我總會想起我可憐的母親，我怎忍心讓她在人生的道途上感到一片漆黑？

淑卿並不聽從我的勸告，還是常常來醫院看我，看樣子她不但不能棄我，而且還更關心我、愛護我，她鼓勵我不要消極，要有信心、樂觀，她還說不管怎樣，她還是一樣地愛我。她的話給了我不少求生的力量，我的心漸漸平靜下來。我想，即使不是爲我自己，但是爲了媽和淑卿，我是不應該給他倆失望與悲哀的，於是我立下了最大的決心，要與這萬惡的TB病菌搏鬥，雖然我知道這將是一場非常漫長與艱險的鬭爭，不是勝

利，便是滅亡。

(四)

進院一個月之後，有一天，胡鐵新忽然也來醫院看我。

胡鐵新，我們學校董事長的公子，初中畢業之後，他的父親希望他將來有機會出洋去鍊金，所以給他轉進了英校，可是他本身卻是個不爭氣的傢伙，不肯用心讀書，終日只在女人身上用功夫，結果九號沒有考到，便停學在家，在父親的樹膠店裏掛上了一個經理的職位。由於他一向把我當做情敵，今天怎麼居然有這份心情來看我呢？我感到一片狐疑。

我勉強裝着笑臉，向他打了一個招呼，想請他進入病房，可是他連忙說：

「不必咯！我們還是去外面談談吧！」

我猜出他的意思，他不敢進病房，他怕傳染。

我們走到了離病房頗遠的一棟大樓下後，他把帶來的一包煙拿給我。

「謝謝你，要你破費了。」我禮貌地說。

「別客氣，咱們是老朋友了。」他說：「我本來很早就想來看你，只是一直沒有空，丘先生，你近來好嗎？」他攪好字說得特別大聲，顯然是存心在諷刺。

好朋友？這個一向在背後千方百計地破壞我，恨我入骨的人，現在居然稱我為老朋友，我打了一個冷顫。

「還好。」我冷冷地答。

閒扯了一會兒，他便提起了馮驩。

「馮驩有來看過你嗎？」說着，他的眼睛睜得特別大，像是急切地在等待我的答覆。

「有，她來了好多次了。」

「什麼？她來了好多次？」他似乎感到有點驚奇，神情也很緊張：「她和你談些什麼？」

「沒有什麼？」我還是冷冷地回答。

「丘先生，你自己應該明白，你現在已是一個患了肺病的人。」他忽然向我這麼說。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覺得受到了一場難堪的侮辱。

「我是說，你現在已是一個患了肺病的人，你應該知道，這種病是很難醫得好的，而且還會傳染。」他慢條斯理地說，似乎有些得意。

「什麼？你……」我全身的血都沸騰起來。「你怕傳染，你走！你給我滾好了。」我當時的聲音非常粗暴。

「丘先生，冷靜一點，我倒是不怕的，可是我只怕淑卿……」說到這裏，他發了一聲冷笑。

「你怕淑卿什麼？」

「丘先生，你不是很愛淑卿嗎？」他忽而轉變話鋒。

「我愛不愛她，這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我當時已很忿怒。

「是的，我當然管不着，不過，丘先生，你是一個聰明人，你難道願意糟蹋淑卿一生的前途嗎？我希望你能冷靜地想一想，如果你肯放棄淑卿，我願意在某方面幫你的忙，譬如在經濟上……」

「什麼？你這混帳！你給我滾！」這時我的心就像要爆炸似的。

但胡鐵新卻顯得很愜意，他打從烟盒裏抽出了一支香烟，點燃之後，猛力地吸了一口，然後又笑笑地說：

「丘先生，不必你趕，我本來也要走了，不過我要忠告你，爲了淑卿，爲了你，同時也爲了我，希望你能冷靜地考慮一下，你要知道，淑卿的父親一定不願意他和一個患了肺病的人相好。」

「這件事用不着你管，你給我滾吧！」我覺得沒有和他多談的必要，同時過度的忿怒也使我再也說不出話來。我把他給我的那包煙狠狠地丟回他的面前，然後掉轉頭來，立刻回到病房，連看也不多看他一下。

「肺癆鬼，看你還……」我依稀地聽見他在罵我，但底下的卻聽不清楚。

這回，我真像是一個戰敗了的兵士，帶着滿身的傷痕從戰場上歸來，我的心在急速的跳動，好像就要從喉嚨跳出來的樣子，呼吸也非常急促。我伏在病床上，竟嗚咽地哭泣起來。

(五)

我那原先已趨平靜下來的心，自從胡鐵新來看我之後，竟又被攪亂了，就像是一池死水，一切的憂傷與痛苦原已沉澱在那靜止的水底，但現在又重新浮現起來。

黃淑卿，這個多麼端莊純潔的女子，她有一副健碩的身材，那對烏溜溜的大眼睛，充滿了智慧的光芒。她也是一個出身窮家的女子，母親早已去世了，只剩下一個父親和一個弟弟，靠着種菜過活。她在家里是一個料理家務的能手，煮飯，洗衣，樣樣都會。「明，等我們高師畢業後，一同去教書，天天和天真活潑的孩子們生活在一起，那該是多麼幸福呀！」將近畢業的一天，她曾經很激動地對我這樣說，那時我的心中也充滿了美麗的憧憬與理想。

然而現在呢？一切美麗的憧憬和理想全給殘酷的現實打破了，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踏進教育界服務後的張淑卿，她是長得更結實，更穩健了，幾年來的工作，給了她不少的磨練與鍛鍊，使她變得更加堅強，而我現在卻在現實的面前倒下去，什麼理想與願望，我還配得起和她再談嗎？我感到羞愧與煩惱，我極力想忘掉她，但卻偏偏要想起

植。我想，如果命運之神註定我要患這可怕的肺病的話，那麼它又爲什麼要作了這麼一個安排，讓我在患病之前，去和一個這麼純潔的女子相愛呢？

「你要知道，你現在已是一個患了肺病的人。」胡蝶新的這句話，竟像是一句格言，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裏。我覺得我和張淑卿之間的愛情，確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星期天的下午，淑卿又來了，她還爲我帶來了一束鮮花。我遠遠看見了她，立刻從病房中迎了出來，我倆在一棵大樹下的石凳上坐下了下來。

「明，看情形你的身體很快就可以復原，面色比以前好看多了。」她很高興地說。然而我沒答應，只是沉默着。

「怎麼？你還是不喜歡我來看你？」

「不！」我連忙否認：「我……」我的喉嚨像是被什麼梗住似的。

這時，我的內心立刻泛起了許多感情，事業、前途、愛情、T B，還有那苦苦追求淑卿的胡蝶新，一下子都湧現在我的腦際，我感到有點昏昏然，像是有人把我提起在半空中疾旋一般。

「卿，你還是去愛胡蝶新吧！」不知怎樣，我竟然脫口說出這樣的話。

「什麼？你說什麼？」她顯然感到意外的驚奇、焦急，驚奇與焦急使她說不出話來，只見她側着頭，低垂了下去——她哭了。

我立刻被怔住了，我後悔一時失言，我想安慰她，但卻不知該說什麼好。空氣顯得異樣的沉悶，我的心感到陣陣刺痛。

過了許久，我不自覺地去拉她的手，萬分歉意地說：

「請原諒我吧！別哭了。」

她掏出手帕，抹乾了淚水，埋怨地說：

「明，你的話太傷了我的心，你未免把我的人格看得太低了，你以為我會是一個這樣的女子嗎？」

我又無話可說了，只感到惆悵與迷惘。又沉默了一會兒，我說：

「輝，你知道嗎？胡鐵新前天來看我。」

「他會來看你？」她好像有點不相信。

「是的。」於是我把那天的情形告訴她。

「真是卑鄙，無恥。」聽了我的話，她狠狠地罵着，很氣憤地說：

「明，這種人別睬他好了，他一直在破壞我們的感情，這次你病，他不知在我面前說了多少你的壞話，他也來過幾次學校，故意在同事面前提起你的病，說你這種病是絕對無法醫好的。他又在鼓動校長，要把你辭掉，說是應另外請一位教師，以免同事們要長期代課。他的父親曾爲了這件事親自出馬，向校長施壓力，還說你辭掉之後，空缺要由他替代。」

「什麼，他也想教書？」我有點疑惑。

「唉！你以爲他眞的是要來學校教書嗎？他的目的是想藉機接近我，幸虧現在辭退教師得有充份的理由，而且還要教育局的批准，不像從前，董事部可以隨心所欲，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何況你這次不幸患了肺病，教育局有明文規定，可以享受一年的帶薪假期，所以他雖然陰險，但也無可奈何。不過他並不甘心，他又向我的父親挑撥，他要討好我父親的心，要我父親反對我和你來往，他恃着老子有幾個臭錢，便油腔滑調，到處追求女人，這種人我會愛他才怪。」淑卿的話是那麼爽朗、堅決，她對我的愛並沒有因胡鐵新的破壞而動搖，我的心感到無比的慰安。我說：

「卿，原諒我說一句冒昧的話，如果我的病沒有辦法醫好，你是否還會照樣愛

我？」

「相信我吧！海可枯，石可爛，我對你的愛將永恆不變，何況你的病還只不過是輕微的，一定可以醫得好，不要胡思亂想吧！」

「可是你的父親……」我想起她剛才所說胡鐵新曾在她面前挑撥的事。

「這個你可以放心，我的父親是個忠厚的人，他一向都很敬重你，雖然起初胡鐵新的挑撥也會打動過他的心，但後來我向他解釋說，現在肺病已是一種很平常的病，很快就可以醫好，沒有什麼可怕的，他也就釋懷了。」

「卿，我很感激你！」我緊緊地握著她的手，眼眶充滿了淚水，這是興奮的熱淚。「拿出你的勇氣吧！一個人在人生的旅途上難免會遭到波折，我們必須有信心與勇氣去克服它，你不是曾經說過，生命要有波瀾，才更顯得它的美麗與可貴嗎？你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應該爲了這一點挫折，便心灰意冷，自暴自棄起來。」

聽了她的話，我感到萬分慚愧，我本來也是一個相當堅強的人，然而現在竟變得這麼懦弱，這麼悲觀，這難道是一個青年人應有的態度嗎？我想起了魯迅，心裏又迸出了生命的火花，我決定不向醜惡的現實低頭。

「啊，我謝謝你給我無限的勇氣，我一定要好好地療養我的病，早點把病魔驅走，以便再與生活搏鬥。」

「對了，只要你肯這樣，那我就高興了。」她笑了，笑得很甜、很美。

我們又談了許久，臨別時，她把帶來的鮮花，替我安插在床頭的花瓶裏。

她走了之後，我躺在床上，注視着花瓶裏的鮮花，那是一束玫瑰花，也有幾枝白玉簪，一股股的香氣直向我鼻孔撲來，我感到莫名的快慰，我在做了一場驚人的美夢。

(六)

時光像蝸牛似的爬，終於也爬過了三個月的漫長日子。

在這段日子中，我懷着堅強的信心，接受醫生的勸告，除了打針、服藥之外，我盡量放開心懷，注意營養與休息。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去保養我的身體，結果，我的病況大有起色，我的臉變得紅潤潤的，體重增加了十多磅，我的身體看起來比病前還要健康。

再經過了一次X光的照驗，醫生說我的病已經好了，醫生還說我的病能夠在短短的

三個月中就痊癒，這雖不是奇跡，但也是很罕見的。他說，許多肺病患者所以會遲遲無法醫好，或醫好之後很快又再復發，完全是受到客觀環境所影響，在心理上與營養上無法與醫藥取得配合。他除了對我祝賀之外，也囑咐我今後對身體應好好注重保養，這樣就絕對不怕再復發的。

於是我被劃牌出院了。醫生再給我一張三個月的病假證書，又給我一些藥，叫我繼續服食，再靜養三個月後，就可以恢復工作了。

出院的那一天，媽和淑卿都到醫院來接我，我看到她們倆似乎都消瘦了許多，我們坐上了的士，這時，猛烈的陽光正在向我們招手，我們都感到無比的輕鬆與愉快。

假期滿了，母親一直不肯讓我再過教書的生涯，她說教書太操心了，對身體不適合，她甚至叫我在一兩年內不要做任何工作，要好好地在家休養，她有辦法養活我，不然的話，也得找一份比較清閒的工作。

當時我有一位同鄉新開一間洋貨店，他要我去他的店中做書記，每個月薪水和教書差不多，媽對此極力贊同，然而我和淑卿卻認為教書是一項比較有意義的工作，我實在捨不得離開天真可愛的學生們，所以我終於毅然地站回了原來的崗位。

母校的那一天，校裏的師生們爲我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茶會，一方面慶祝我的病痊癒，另一方面也歡迎我回校執教，我被感動得流下淚來。

從此之後，我對工作與生活恢復了信心與希望。我照往常一樣，認真教學，努力進修，但當然更忘不了注意鍛鍊我的身體。這期間，淑卿對我更加關懷，時常嘘寒問暖，安慰鼓勵，儘量使到我的心情輕鬆與愉快。

又過了兩年，經過了多次的X光定期檢查，證明我的健康已經絕對沒有問題，於是我和淑卿結了婚。淑卿不但是我工作上的一位好伴侶，同時也是家庭的一位賢內助，她每天早上教書，下午幫母親料理家務，工作雖忙，可從沒有發過一句怨言。婚後的第二年，我們的第一個孩子便出世了。直到現在，轉眼之間，我們結婚已將近七年，孩子也有五個了，我們夫婦倆恩恩愛愛，一家人和和氣氣，我的生活是多麼的幸福呀！賢妻、良母，以及可愛的孩子們，組成了這麼一個快樂的家庭，雖然我並不富有，但是我還能有什麼缺憾呢？每當我想起以前那段坎坷的苦難日子時，我就深深地爲我自己慶幸，因爲我的這隻在暴風雨中飄盪的小舟在經過了一場奮鬥與掙扎之後，終於抵達了光明的彼岸……

想到這裏，我的心又是一陣興奮，舉首一望，但見那又圓又亮的月兒，已衝出了雲圍，又把清光普洒下來，使大地顯得一片和諧。這時，妻已補好了衣服，我對她說：

「卿，你在學校裏不是有教『快樂的家庭』這首歌嗎？你唱一遍來聽吧！」

「我的家庭真可愛，美麗清潔又安祥……」她聽了我的話，真的輕輕地唱起來。

「不，應該是『我們的家庭多可愛』才對。」她才唱出第二句，我便打岔地說。我們都作了會心的微笑。

「淑卿，我們的家庭真是多麼的可愛呀！這都是你的賜予。」

「這不是誰的賜予，而是我們彼此間互相敬愛的成果。」淑卿也欣然地說，我倆情不自禁地擁抱在一起。

臨睡前，我們走過去隔壁母親的房間，看看正在甜睡中的五個孩子，我說：

「卿，我們一定要好好地養育這幾個孩子，使他們有健康的身體與幸福的未來。」

「唔！」卿點點頭，我們的心裏都展開了一幅美麗前景的畫面。

一九六六年五月

福平叔

(一)

——物是人非事事非，欲語淚雙流——

我拿起了拙筆，寫下了第一個字，淚水已奪眶而出了。

歲序帶來了春天，春天帶來了清明節。

呀！這又是一個令人神傷的日子。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想起了這首詩，我的心泛起無限的悵惘。

清晨，天空佈滿了許多灰色的濁雲，把大地籠罩得黯然失色，一陣陣打從天空徐徐而來的微風，像嫋嫋的少女，雖然沒有冷意，但那一片像故國初秋般的蕭殺氣氛，卻益增我心境的淒涼。

赤道線的土地上，根本就找不到一絲春天的氣息。

那陰霾密佈的老天，是否也在爲逝去的人兒而哭泣感傷？

在十點鐘左右，母親已準備好了祭禮，金雲也早已於兩日前從丁埠趕來了，於是父親拿着鋤頭，金雲和母親各提着一籃祭品，我則拿了一枝毛筆，一罐紅漆，我們四個人，各懷着一種悲愴的心情，走向義山進發。

到了義山，我們沿着一條去年才走過而不很生疏的路徑，一直找到了福平的墓前，這是一個位於義山半腰的小墳，那個狹小的長方形墓碑上的紅字已脫落，有些模糊不清，周圍及那個饅頭似的土堆上的野草，卻已是鬱鬱菁菁了，父親彈起鋤頭，先把墓周的野草鋤了之後，母親就把祭禮擺起來，金雲則把帶來的紙錢像小孩子燒屎般的把它疊在墓前，眼淚像決口的河水，早已從他及母親的眼眶中湧了出來。這時，我想起了幼年在家鄉祭掃時的歡樂情形，心裏有了太多的感懷。極目四望，我看到滿山盡是祭掃的人兒，男的帶着女的，老的帶着幼的，呼喊聲，悲啼聲，夾着一兩陣呼呼的風聲，交織成一首最哀婉的嘆音，許許多多的燭火，在微風吹拂中左右搖曳，像無數的鬼火在閃動，灰色的烟圈緩緩旋升，像一縷縷幽靈，走向遙遠的天堂，而消逝在濃灰色的低空裏。父親叫我把墓碑上的字重寫一遍，我用微微顫動的右手，拿起蘸了紅漆的毛筆，一個字一

個字的榮着，想起了墓地裏的人兒，於是一個熟悉的影子：高高的個子，黝黑的皮膚，滿面皺痕的臉孔，架着一隻近視眼鏡的鼻樑，他是福平——一個曾經和我們共過患難的人兒，立刻閃現在我的面前……

(二)

遠在和平後的第二年，我離別了中國的一個貧窮的農村，懷着滿腔的希望與美麗的憧憬，踏上了這個熱帶的土地。

那時我初中剛畢業，還不過是個十四歲的大孩子。我四歲時，父親便南來謀生，十多年來，據說他的生活並不很得意，一向只在工界鬆筋斗，不過和平後卻和一位同鄉福平伯合資經營了一間腳車店。我想，既然是做了生意，當然就是頭家了，那麼我南來後，一定可以繼續升學，完成我的志願。

當我經過了幾天海上的生活，踏上了新加坡的岸上，而被一幅夜班的火車載到聯邦的K埠時，剛好是一個細雨濛濛的清晨。我看到這熱國的景物，感到極端的興奮。我坐上一輛三輪車，不久便到達了一間腳車店的門前，我看看門牌號碼，正是父親的地址，

但店門還沒有開，我付了車資，不禁在門口徘徊起來，我擔心等下和久別十多年而並不很認識的父親見面時會有怎樣尷尬的場面。正在這時，忽然砰的一聲，店門開了，從裏面鑽出一個年紀五十開外的人來，我心裏一跳，定睛一看，只見他身材相當高大，但卻很消瘦，皮膚黝黑，穿着一件藍色的衣服，一條黑色短褲，頭髮很短，但卻垂在額前，架着一副近視眼鏡，額上有許多深長的皺紋，莊嚴冷酷的表情，幾乎使我一怔，那時他見到了我，也顯出一副驚訝的表情。

「你是……」我遲疑地問，我真擔心他就是我的父親，因為我已被他那股冷酷的臉孔嚇住了。

「我是福平，你是……」他也驚奇地問。

「我是曉風呀！剛從中國來的。」我鬆了一口氣。

「哦！你是曉風，這麼早就到呀！怎麼也不先來信通知一下，你父親每天都在想念你呢！」他說話時態度很嚴肅，沒有一絲笑容，而且說也有笑容，但卻被臉上的皺紋淹沒了。

「是的，當時因臨行時很匆忙，所以沒有寫信。」

「喂！你怎麼才一個人來，你母親呢？」

「因為她要料理一些家務，一時不能脫身，大概慢一些時候才來，我因為入口證期限急迫，所以先來了。」

說着，我們走進店裏去，這時，我的父親和福平的兒子金雲也起身了，父親我雖然不認識他，但他那和藹的面孔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他看到我來，非常高興，於是問這問那，我一一回答他。這天，我們談了許多話，我聽到福平對我父親說：「時間過得真快，當時我們離鄉時，曉風還是整天被母親抱在懷裏呢！可是現在已長得這麼高大了，何況我們不會老呢？」說着，他摸着下巴那撮鬍子，嘴邊掛着苦笑。

打從這天起，我認識了潤別十多年的父親，也認識了福平，父親的態度給我一種慈祥親切的感觉，但是福平給我的印象可就不大好，我覺得他是一個道貌岸然的長者，有一種使人不敢親近的氣質。

(三)

初來馬來亞，我對這兒的一切都感到很生疏，整天所接觸的人兒，都是那麼奇怪

的：長鬍子的孟加拉，黑皮膚的吉林仔，穿紗籠的馬來人，固然使我碍眼，但是最使我討厭的是許許多多是黃皮膚的中國人，他們所說的居然也是吱吱查查，使我完全聽不懂的話。尤其是我這個剃完了頭髮的光頭，只要我在街上走，一定有數十對奇異的眼光在盯着我，甚而發出一兩聲的嘲笑。至於那些汽車，前一輛，後一輛，左來右去，簡直使我眼花，常常爲躲閃無方，致受着車夫們的呵叱，真要把我活活氣死，所以後來我便索性不再出來了，只是整天躲在店裏，但又悶得很，沒有一個人跟我談天，早上，金雲到學校念書去了，店裏雖然也有福平及父親，但我都不喜歡和他們談話，尤其是福平，他那冰冷的態度，簡直就要使我懼怕三分，至於父親呢？雖然他是我的父親，但因爲離別太久了，未免感到有些拘泥，生疏。我是從小就由母親扶養長大的，所以我一心一意的只在惦記她，而她現在卻偏又沒有來，我一想起她，心裏就會感到萬分難過，於是我常常獨自在那裏流淚，父親看到這種情形便常常安慰我，有時還帶我去散散步，甚至看一場電影，然而福平呢？他卻冷然的對我說：

「哭什麼？你們現在來的新客，一到這裏就有得吃，有得穿，又有安定的家，還有什麼不滿足！像我們這一輩的人，當初來時，無親無戚，流浪到山芭裏去做粗工，水土

不服，帶着病還要拿起鋤頭哩！」說着，他沉着臉，像是在回味什麼，那對深沉的眼睛向我閃了一下，迸射出萬道令我戰慄的寒光，使我起了一種莫名的惡感，我覺得他是太冷酷無情了。他似乎很沉默，平常在店裏，我就從沒有看他好好的言笑過，一天到晚，總是翻着臉孔，像一尊怒目疾視的金剛偶像。

那時，金雲因為先我來了數個月，所以他除了上午去讀書之外，下午便在店裏學習修理腳車，初學的人，當然技術上還很生疏，他卻因而常常受到他的責罵，要是他做錯了，他從沒有好好的教過他，幾乎一開口，便全是埋怨責罵的話兒：

「真蠢，讀書也不會，做工也不會，你年紀這末大了，難道用得着整天罵你不成？自己應該要有打算！」

有一天早上，喝了茶之後，金雲並沒有照例上學，我們都感到很奇怪，父親問他，起初他不說，後來經不起我們的追問，他才吞吞吐吐的說：

「今天學校考試……」

「什麼？學校考試，你怎麼可以不去呢？」父親驚訝地問。

「……」他沒有回答，只是難堪的垂下頭來。

於是我猜到了他的心事，我知道他向來是很怕念書的，在家鄉時，他只念到四年級，便因升不了班而自動停學了。

當時，我雖然猜到他的心，但卻不敢說什麼，可是我的父親卻一直在催他，勸他，他大概也是被催得緊，心裏一急，眼淚居然奪眶的流出來，不勝其苦的說：

「我不要讀書了。」

「唉！傻孩子，有機會讀書，多認得幾個字，對你總是好的。」我的父親還是溫和的勸他。

這時，福平正呆然的坐在那雙輪椅上，沉住臉，額上的皮膚顯然是更皺了，那對深陷的眼睛，透過那個黑邊的近視眼鏡，而迸射出忿怒的燭光，那兇狠的表情，就像一隻貓頭鷹，使人看了感到害怕。

「不讀就不給他讀，別管他好了。」他粗著粗暴的聲音說出這句話，像是在怒吼，又像是在悲啼，我發覺他的面部有一副近乎傷心的憂戚的表情。

我們幾個人一時都楞住了。一會兒，我的父親又繼續勸他，叫他快點上學去，但是他仍不聽。

於是從此之後，金雲便停學了。

那天晚上，我發覺福平整個晚上沒有睡覺。

(四)

我這平靜無聊的刻板生活，自從金雲停學之後，因而掀起了一番生氣，因為我得了
一個同伴，從此以後，我們可以日夕相處在一起，寸步不離的，談天、說笑話，更難能
可貴的，是他對我說了許多關於南洋的情形。每天早晚，他都帶我到街頭那塊綠茵的草
場上教我坐腳車，他一手扶着車頭，一邊教我控制及踏的方法，因為他先我南來二個
月，在這點他顯然是我的師父了。於是從此之後，我們便時常在這塊草場上追逐馳騁，
嬉遊談笑，我們的身心都感到萬分的愉快。

那是一個明媚的黃昏，我們照樣推了一架二十寸的腳車，到這廣曠的草場來。這時
我已經會自己一個人控制了。我顛顛簸簸在這塊草場上兜了好幾圈，一時因興奮過度，
太過大力地踏了幾下，車輪急速的轉動，我的心不由得慌張起來，兩隻手不期然的在顫
動着，結果車子一傾斜，便失了控制，猛地直向草場旁邊的一棵大樹撞去，「碰」的一

聲。我從腳車上翻了一個筋斗，跌了下來，腳踝被擦傷了，流出了一些血液，再定睛一看，呀！那架半新的腳車，前輪被撞彎了，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我連被擦傷的腳都不覺痛了，心坎只是不斷的在忐忑着，我駭然的問金雲：「怎麼辦？壞了！」

「有什麼辦法？」他帶着一絲苦笑。

「回去一定會受你父親的責罵了。」

「管他！由他罵好了。」金雲悶氣地說。

於是我們便雙雙的在草地上坐下來，面對着這輛被撞壞了前輪的腳車發愣。沉默了一會兒，我懷着不安的神情說：

「喂！等下你的父親要是罵我們，你想我們該怎麼說好？唉！福平，我真有點怕他，我的父親，他是不會罵我們的。」

「可不是嗎？你的父親很好，他從來沒有罵過我，可是我的父親，開口罵我閉口罵我，真討厭。」金雲也惘然地說。

「怎麼？你……」我心裏很奇怪他居然也會說出這種話來，但轉心一想，也覺得他的話有幾分情由，實在說來，福平在我們的心目中的確是泛不起什麼良好的印象的，對

於我，他雖然還沒有常常罵我，但有時我們做錯了事，我看到他一直在責罵金雲，我的心便會比他罵我更來得難過。

這時，我心有所感，於是不覺就和金雲談起了許多問題，我問他說：

「喂！現在我們店裏的生意好嗎？」

「唉！糟透了。」金雲聽着我問起這件事，感歎的說：「一天門市生意只能收幾塊錢，還不夠伙食呢！」

「什麼？生意這樣壞，你父親不是整天一直在工作，很少停止過嗎？」我奇異的問。

「你不明白，那是在修理舊貨，門市沒有生意，他就利用空閒的時間把顧客丟下來的壞腳車架修整起來，我的父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整天做這做那，從不肯靜靜的過一會兒。」

「哦！原來這樣。」我恍有所悟的說：「那麼現在我們店中的貨物值得了多少錢？」

「糟得很，值不到千多元呢！據說這幾年來行情不好，生意虧了一大筆，放出千多

元的賬，一分錢也收不到，欠了二盤商的債務，又無力清還，目前還要納四名卅元的死會，我們南來的路費，也是以三分的利息向人家告貸的罷！」

呀！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事，金雲所說的話，就像是一枝毒針，在刺痛我的心，以往在我心中所構成的那座空中樓閣，立刻在我的眼前崩倒下來，我悲傷極了，同時也起了一陣強烈的懊悔，家父的經濟這樣困難，我南來升學的願望如何能達到呢？起先，我以爲馬來亞是個黃金窟，住在馬來亞的人，個個一定都很有錢，做生意的人，當然都是大頭家，可是現在事實證明我的幻測全然錯了，我的一切期望也都落了空，我萬想不到家父和福平所經營的生意竟會失敗到這個地步。

過了一會兒，我遲疑地說：

「這樣看來，我們的生活豈不是過得太浪費了，你看，每天都吃飯，還有那菜，常常都是魚，花生等。」

「哦！你真傻」金雲不覺失聲的笑起來說：「在這馬來亞的人，吃飯是最平常的事，至於菜，那些甘望魚、公魚仔、花生全是最便宜最經濟的東西哩！」

呀！這又是一個新奇的發現，想起了以前在中國吃著薯粥的情形，再細細的回味剛

才金雲所說的話，我真要覺得馬來亞不愧是一個天堂了，馬來亞人所吃最下賤的飯菜，就比得上在中國大地主的飯菜呢！

然而，另外一個問題又在威惱海中盤旋，我疑惑的問：

「哦！同鄉的烏龍不也是開脚車店，爲什麼他的生意會那麼好，賺了那麼多錢，你看，以前我們在中國時，他每次寄錢回家，填寫是全鄉第一多的呢！」

「這個你懂得什麼，他的發財，不是靠脚車店的呀！」

「什麼？不是靠脚車店，那是靠什麼？」

「他是在日本時發財的，據說在日本時，他發了一筆橫財，後來又做走私生意，所以成了富翁，現在他開脚車店，資金充足，人狡猾，生意當然要比我們好得多。至於你的父親和我的父親都是老實人，不懂得虛偽欺詐，那會做生意呢？」

「哦！原來如此。」我從金雲的談話中，似乎發現了馬來亞這個社會的內幕，一個人要想在馬來亞發財，原來是要靠手段的，老實人只好永遠吃虧。

天漸漸的昏暗下來，夕陽早已從西山口落下去了，餘暉反映着薄雲，襯托出豔麗鮮紅的彩霞，幾隻歸巢的飛燕，在空中急速的盤旋囀嗽着，似乎顯得十分矯健而得意。

我看看那架被撞壞了前輪的腳車，像受傷了的兵士，橫躺在草地上，心裏不禁又起了一陣恐怖的心緒。我說：

「時候不早了，還是回家去吧！」

於是金雲擎着腳車的前輪，我倆帶推帶拉的回家去了。

回到家裏，我的父親正在案頭抄賬，福平則仍在整理一些舊貨，只見他佝着背，右手執着鎚仔，很有勁的敲着，豆大的汗珠不斷的從他那額得像個乾橘子的額上冒出來。他看見我們回來，先向我們注視一下，我的心就是一陣驚悸，果然，當他看到那架撞壞了的腳車時，馬上板起臉孔，咆哮起來了。

「怎麼了！把一架腳車撞成這個樣子？」他面對着金雲，聲色俱厲的說，放下了手中的那枝鎚仔，右手往額上揩了一把汗，吁了一口氣。

「平叔，是我撞倒的。」我自己向他承認。

「腳車撞壞是不要緊，你有跌傷嗎？」他這樣對我說了之後，又面對着金雲，呵叱的說：「你到底是做什麼鬼，他是才學坐的，你不小心一點照顧他，要是跌傷了，可怎麼辦？」

金雲只是默默的站着，我發覺他的臉部顯然有一絲生氣的表情，我連忙說：

「不，平叔，這不能怪他，而且我跌得並不重，只是前輪壞了。」一想起了這，我的內心就起了一陣強烈的負疚。

「那不要緊，等明天自己做一下就好，以後可要小心才是。」

這時，我的父親也放下筆，對我們說：

「不要緊，你們去沖涼吧！沖了涼開飯。」

我的心稍爲鬆了一些，回味起剛才金雲在草場上所說的話，於是我偶然想起了一件事，我把眼光向店中每一角落掃視一下，果然只見除了吊架上二三十條輪胎及十多隻車輪外，鐵櫃裏的東西是少得可憐，連一架新的腳車都沒有，我的心裏便開始有了一股深厚的哀愁……

（五）

地球一圈一圈的自轉，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屈指一算，我南來已是一月有奇了。這一天，我忽然病倒了，中午吃飯時，頭就感到一陣劇痛，結果飯吃不下去，父親

去買了一包頭痛粉，我吃了之後，只覺得四肢無力，頭越痛越厲害起來，全身像火燙一般的熱，眼睛暈眩得睜不開來，於是走進房裏，剛倒在床上想睡，就聽得福平像退勤又像被責罵的對我說：

「中午天氣這麼熱，怎樣可以睡覺？」

我聽了之後，心頭立刻湧上了一腔怒火。「病了，他叫我不可以睡覺，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一直在猜疑，好像覺得福平不是我的大仇敵似的，處處在跟我作對，要不是爲了他是我的長輩，我當時真想輪白他一頓，但我到底是忍住了，於是暗氣的起了身，索性獨自跑到大草場上散步去了。

這時，天氣的確熱得很，驕炎的太陽像把火傘，高高的懸掛在碧空，那費人的光芒無情的照射着大地，使大地熱烘烘的像個大火爐，我懶散的步到那棵不知名的大樹蔭下，坐在那如地毯般的草地上，我的腦海中湧起了紊亂淒雜的感想，想起了我的母親，想起了目前的環境，最後我又想起了那茫茫的前途，我悲傷極了，一時又不期然的滴下了幾滴眼淚。我感到悔恨，因爲我覺得南來是錯了，一切的期望幻想全都成了泡影，假使在家鄉，我這時不是已經升了高中，整天和許多親愛的同學們在一起了嗎？何至於像現

在這樣淒涼？不過我仍有些懷疑，家父和福平的生意既然這麼淡，爲什麼他們不另謀出路，難道這樣拖下去嗎？這並不是好辦法呀！於是我的心裏有了許多的疑問，但我畢竟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當然沒有資格來責問。「對，母親即將南來了，一切還是等她南來後才決定吧！」

我的頭愈加疼痛起來，全身軟綿綿的感到無力，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實在有些支持不下了，於是我又蹣跚的走回家去，不聲不響的躺在床上，便昏昏然的睡下去了。

等到我醒來時，已不知是什麼時候了，我發覺床頭有一個醫生，正在替我診脈，醫生走了之後，我父親扶我起來，吃了一匙藥水，我聽見金雲在外面開店門的聲音，知道時間已是下午六點多了，但頭仍是沉重的，全身也仍是那麼燒，於是我一倒下去，又是昏昏然的睡下去了。

這一睡，起初我睡得很甜，可是，後來我卻做了一個夢，我夢見我回到了家鄉，見到我的母親，又夢見我在學校裏讀書，許多親愛的同學們圍着要我講南洋的故事。最後，我卻做了一個惡夢，我夢見有一個披頭散髮，青面獠牙的魔鬼，持着槍向我刺來，我嚇得大叫起來，就這麼醒了，出了一身冷汗，心坎仍是忐忑地跳動着，在朦朧的狀態

中，我覺得口渴，不久，我忽然聽到一種聲音：

「風，起來吧！喝點開水。」

我定一下神，睜眼一看，是福平，只見他捧着一杯開水，伏在我的面前，他已沒帶眼鏡，那對凹陷的眼睛使顯得格外難看，頭髮蓬鬆的垂在額前，黝黑的面孔皺得像一團破棉絮，那副面貌，簡直就像是我在夢中所見到的那個魔鬼一樣。我的心又是一陣悸動，勉強掙扎起來，喝了開水之後，精神略為一振，於是我問福平：

「平叔，什麼時候了？」

「十二點多了。」他回答道。

「什麼？這樣晚了，我的父親呢？」

「他睡了。」

我們著頭，看看擺在房間左角的那隻帆布床，果然看到我的父親已在熟睡，我疑惑地問：

「平叔，你怎麼還沒有睡？」

「不要緊的，我常常都很晚睡的，本來我也已躺在床上，可是剛才聽見你發出囉

語，所以放心不下，就起來了，你現在覺得怎樣？好點了嗎？」他親切地問，還用他那粗大的右手在我的額上摸了一下，左手則挽着我的手腕。這回，我的心的確起了一陣猛烈的感動，他的那雙粗糙的手，就像有一道溫暖的電流，直透進我的心胸，我眞沒有想到，平時扳起臉孔，最令我討厭的福平竟是一個這麼好心腸的人，我連忙答說：

「我現在感到好得多了，平叔，你也睡吧！」

「唔！你假使口渴，記得叫我，別自己起身，知道嗎？」說着，他又重新替我蓋好了被，跑到外面去抽了幾口水烟，又靜靜的坐了許久，才爬上床。

這時，我惺惺睡不下去，我的腦子清醒了許多，我聽到外面的壁鐘一搖一擺，發出的答的答的聲音，我回想起剛才的一幕，心頭真有說不出的激動。

福平雖然倒在床上，但卻始終沒有入睡，一直在翻來覆去，還不時發出一兩聲嘆息，不久，他忽然又從床上翻起來，跑到店面的那隻躺椅上去坐，像懷着無限的心事似的。直等到我又朦朧入睡之後，忽然又被他喚醒了。

「風，起身一下，吃藥水的時間到了。」

於是他倒了一匙藥水，又倒了一杯開水，我掙扎起身，吃了之後，剛好聽到外面的

壁鐘正敲了兩下……

(六)

謝謝藥水的有靈，第二天早上，我的病好了，全身已沒有發燒，頭也沒有痛，只是身體稍感疲倦而已。平叔勸我早點起身，到野外去散散步，他說一個人要是病了，老是睡在床上也是不好的。雖然他說這話時也仍是那副莊嚴冰冷的表情，但這時在我聽來，卻覺得很順耳，正像幼時母親關照我衣食一樣的感到親切，這時，父親正要上巴剎買菜，他問我喜歡吃些什麼東西，他可以買回來。

於是我又照樣的獨自跑到草場上去。

清晨草場上的空氣很新鮮，我做了幾下深長的呼吸，精神頓時為之一振，看着東天的旭日，那和煦的光芒照着大地，顯得明朗而柔和，許多嬌健的燕子，像梭子般的在空中翱翔，發出輕快的聲音，清脆悅耳，我的心感到從未有過的愉快，好像覺得今早的世界，已和昨日的完全走了樣，一切的一切，都給我一種和善的美感。我想起了福平，把他重新的估計一下，覺得他真是一個好人，他的心，以至於他的舉動，在在表現着他純

良的偉大。他的善良是內在的，是屬於靈魂的，在他那粗獷悍大軀體中卻蘊藏有一顆超乎庸俗的心。我以前對他由誤解所引起的惡感，一下子已遙逸無踪，代之而起的是我的腦海中充滿了對他欽仰而感激的情緒。

我在這草場上徜徉了許久，乃慢步回家去，回到家裏，父親已買菜回來了，福平則站在「合龍」邊，手裏拿着鏈仔，在敲一個舊車架，金雲卻在掃地，我走到那隻輪椅邊，正想坐下來，猛不防的聽得「哇」然一聲，定神一看，只見福平忽而暈倒下來，頭部敲到了那隻「合龍」，眼鏡打破了，牙齒也脫了一個，他彎着背，橫倒在地，四肢不斷的在舞動，右手還緊緊的握着那枝鏈仔，口裏則不斷的流出白色的泡沫，還滲着那打脫牙齒所流出的血液。看了這種情形，像暴風雨突然的降臨，我嚇了一跳，不禁也出聲的叫起來，金雲放了手中的掃把，我們倆連忙走上前去。這時，正在廚房裏煮飯的父親也已聞聲出來，他看了這情形，雖然也有些哀感，但可並不驚慌，他說：

「不要緊的，來，把他扶上床去，讓他靜躺一下，一會兒就會好的。」

於是我們三個人，費了莫大的氣力，終於把他抬到床上去，他躺在床上去之後，兩隻手仍不斷的在舞動，而發出「嘎嘎」的聲音，顯然他是感到非常難受，呼吸急促，喉嚨

中像是被什麼東西塞住似的。我會皇的問父親：

「要不要請醫生？」

「不必請醫生，等下就會好的？」

我感到滿腹懷疑，驚奇地問父親說：「爸，他到底是為什麼會突然暈倒的？」

「唉！」父親吁了一口長氣說：「這是羊癲瘋，時常會發作的，有時一月之內會發作好幾次！」

「不要緊嗎？」

「不要緊的。」

「哦！」我稍爲鬆了一口氣，隨而又問：

「他為什麼會患上這種病哩？」

「說來話長。」爸又是歎了一口氣，然後才說：「他患這種病相當久了，至於為什麼會患上這種病，我也不知道，只是自從馬來亞淪陷時，他被日軍抓去嚴受毒刑之後，過了不久，他就得到了這種病症。」

「他為什麼會被日軍抓去呢？」

父親經我這樣一問，燃上了一枝紙烟，猛吸了一口，裝做長談的姿勢，慢條斯理的說：

「戰前，他在峇都巴轄和星洲之間跑德士，人又誠實，待朋友又好，那時他也賺了不少錢，後來馬來亞淪陷之後，他和我及幾個同宗合資在S村建一間米粉廠，靠我們的勞力，在當時賺了不少錢，可是也就因此招了禍。當時，他有一個堂姪，終日遊手閒蕩，無所事事，嫖賭飲吹，樣樣皆好，屢屢向他借錢，有一次，福平不肯借給他，還把他訓斥了一頓，因此他便懷恨在心，後來，他做了日本的走狗，於是靠著他的黑暗勢力，天天向他敲詐，可是福平是個生性很倔強的人，他說，要是人家實在需要他幫忙，那他是或多或少，必然樂予相助，可是若本身不事勞動，卻想靠某種勢力來向他要脅，那他是絕對不肯向他妥協的，所以他當時對於堂姪向他敲詐的事，不但不予以理睬，反而著着實實的把他痛罵了一頓，他的堂姪看他平常借了許多錢給同鄉的親友們，卻不肯給他，心裏懷恨極了，於是老羞成怒，狠着心腸去報了日軍，說什麼福平是反動份子，接濟糧食給抗日軍，終於在一個晚上，被幾個兇狠的日軍抓了去，後來，經我們在外多方奔走，極力營救，總算把他保了出來，但他已慘受了不少的毒刑，出獄之後，一直休養了

幾個月。」

「哦！有這件事？」聽了父親的說，忿怒之火在我的心中燃燒，我真想不到人心竟會險惡到這個地步，我急急的問：

「那麼，他的堂姪現在那裏呢？」

「和平之後，聽說在A埠被人暗算了。」

「這是他的報應。」我略爲吐了一口氣說：「後來你們的米粉有沒有繼續做下去呢？」

「有，那時做米粉十分好賺，只做了幾個月，就賺了好幾百千日本票，當時我提議拿去買樹膠園，可是，公司裏有幾個人心地狹窄，說這幾個月來福平沒有做工，不能分享其利，我則極力反對，我說我們應該同情他的遭遇，而且他以前對公司是個最出力的人，向來工作都很盡責，但是他們不聽，結果我們鬧翻了，樹膠園不但沒有買，公司還因而拆了台，不久，日本鬼投降了，日本票變成廢紙，大家又變成了窮人。」父親說到這裏，不覺也深深的嘆咽着：「唉！要是當時大家肯聽我的話，顧全大局，不計小利，那麼我們可以買了一兩百依結的樹膠園，現在豈不都可以過着安樂的生活，何至於如此

落魄？」

這時，金雲也聽得很出神，他那尖圓的臉孔，一直被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霧。忽然，他開口問我的父親說：

「後來怎麼樣？」

「你的父親自從經過了這次磨折之後，人變得非常厲害，本來他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平日有談有笑，可是和平以後，他卻終日鬱鬱寡歡，那時，他本來在一家巴士公司任司機，可是有一次，當車快要開行時，他忽然患了羊癲病，暈倒下來，後來還連續發生了幾次，我乃千方百計去籌了一筆資本，開了這麼一間腳車店，好讓他在店中工作，比較安全，平常我是不放心讓他出去的，有一次他坐了腳車出去，走到一條拐彎的地方，病卻發作起來，連人帶腳車一直跌進道旁的水溝裏去，額上被擦了一個洞，流了好多的血，從此之後，他自己也不敢出去了。」父親談到這裏，忽然想起了鍋裏的飯，於是連忙走進廚房裏去了。

我和金雲卻面面相覷，一直在發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正在這時，福平忽然起身了，他拖着一雙木屐，揉一揉眼睛，像一隻受了傷的老

牛，一頭一頭的走出來，面上充滿了無限的倦容，我惘然地問：

「平叔，好一點了麼？」

「很好呀！什麼事？」他坐在那隻藤椅上之後，漠然的問，好像根本不知道剛才所發生的事。

「你剛才暈倒下去，還有你的牙齒……」

「哦！」他若有所悟的說，右手不期然的也摸一摸下顎，臉上立刻掠過了一層陰影。

「你現在覺得怎樣？」

「沒有怎樣。」說着，他好像記起了一件事，於是走到「合龍」邊，又拿起鏈仔，繼續在做那尚未做完的工作，好像完全沒有把剛才那件事放在心上似的，我們雖極力勸他，叫他休息，但他卻總不聽，他說：「不要緊的。」

「呀！多要緊的老人呀！」我深深的納罕着，好像看到他的影子慢慢在擴大，擴大

(七)

我的母親終於南來了。

母親的南來，帶給我無限的歡欣，也帶給我們生活莫大的改變，她是一個有信心，有抉擇的人，做事就膽利落，南來之後，當她明白了店中的情形，心裏感到莫大的失望與悲傷，但她有勇氣，敢面對現實，不像一般女人們的多愁善感，所以她不因而自餒，她南來後不到一個月，就以大刀濶斧的作風，提供善後的辦法。她說生意既然這麼淡，那能維持五口子的生活，所以她立刻主張疏散政策，叫我和金雲出外去找職業，她自己就替人家縫洗衣服，做一些女紅，幫助店中的生活。

不久，金雲真的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到了隔百多英里遙的丁埠的同鄉所經營的汽車店中去做學徒。離別時，那是一個陰天的早晨，天空佈滿了濃厚的黑雲，當金雲提着一隻小皮篋，登上了同鄉的那輛汽車時，我們都走到汽車旁向他送行，頻頻向他祝福，並吩咐他好好的照顧身體。

但福平卻仍然坐在店中的那隻長凳上，低着頭，靜靜的在沉思，臉皮不斷的在蠕蠕

着，眼淚盈滿了他那凹陷的眼眶，緣着眼鏡的底下淌出來，我第一次看到他哭了……

金雲走了之後，我發覺福平變得愈加沉默了，他常常對我的母親說：

「唉！只怪我自己沒有本領，要讓兒子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吃人家的頭路」。言下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一種長輩愛子之心很自縊的泛濫起來，於是母親只好勸他說：

「你放心吧！金雲年紀也不小了，讓他去見見世面，也是好的。」

「我當然也明白這一點，不過心裏終歸有點難過，假使咱們店中生意沒有這樣失敗，倒還要請人來幫忙呢！」言談之間，他又把話題扯到生意上來，當然他不由得又墜入了回憶沉思的痛苦深淵中，而發生無限的感慨。

讀了九年書的我，現在卻面臨到最嚴重的考驗了，我找了許久，始終找不到一份我認為是適合的職業，可謂高不成，低不就，讀了幾年書，養成了一副文弱懶的態度，儼然以智識份子自居，結果是碰了滿鼻子灰。起初，我在一家機器廠中工作，不到一個月，就自動的滾了出來，因為我受不了苦，同時也看不慣老板阿叱佬型的嘴臉，後來，父親提議給我繼續升學，福平也說：

「是的，你是應該繼續升學的，有了學問，亦免得像我們一生做牛做馬，過着困苦

的生活。

「但是……」我想起經濟困難，我知道以目前的處境來說，是絕不容我升學的，福平似乎也猜到了我的心意，連忙接下來說：

「經濟方面沒有問題，我們盡量想辦法，反正這個世界，挨一日過一日算了。」說着，我看到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那兩道光芒，直射到我的心坎上，我受了很大的感動，然而，我始終顧慮到目前的環境，我不忍爲了一己之事，而增加他們的負擔，我覺得我的年紀相當大了，應該替他們分挑生活的擔子，所以我乃毅然的放棄了升學的念頭，決定去找一份較為理想的職業，後來，終於經過一位同鄉的引薦，我居然也跳進了教育圈子裏去執教，過着刻苦的粉筆生涯。

當時，我的薪水並不多，只有一百元，不過對於我們的生活總算有一些幫貼，可是不到幾個月，我們這隻飄流在驚濤駭浪中的殘破的小舟，又遇到了一陣暴風雨。福平的家中忽然寄來了一封信，說他在家鄉那個經已結婚兩年了的長子患上肺病，相當嚴重，近來身體衰弱得很，亟需調治，這個晴天的霹靂，無異的是給福平一個嚴重的打擊與威脅，他憂傷極了，有好幾天食不下咽。他向來是很關心家的，在戰前，他來了幾次南

洋，靠着他的勤儉，每次都賺了不少錢，而他從沒有浪費過，總是把所剩下的錢按月寄回家去維持家用，可是自從二次大戰之後，他和家中斷絕了許久信息，他知道他家中很窮，幾分薄田是絕對維持不了一家的生活，所以他的那個在家的長子，除了盡瘁於田園的工作之外，還得常到外面去，靠肩挑度日，賺一些零用錢，一任孱弱的身軀讓風吹雨打與烈日的煎曬。和平以來，福平因為患上了羊癲病，不能出外去工作，而所經營的生意偏卻又虧上本，使他負了一筆債務，所以很少寄錢回家，每想及此，他的內心就會萬分的難過，現在他的長子病了，而且是肺病，這怎能不使他憂心忡忡呢？他想立刻寄錢回家，好給他的兒子療病，但是那來這麼多錢呢？後來我父親替他設法，再招了一名會，共得四百多元，悉數寄回，總算解決了這個難關。

但從此之後，福平在生活上又有了極大的改變，他是更加顯得憂鬱蒼老了。有一天，晚飯過後，他忽然提出一個使我們感到駭異的問題，他說他決定要出去工作。

「出去工作？你要做什麼工呢？」我們都感納罕。

「隨便什麼工。」他滿不在乎的回答。

「這怎麼可以呢！你的身體……」父親有點倉皇的說。

「管不了這許多，反正一切都是命，你想，這幾年來，我們的生意虧了這麼多錢，這都是我連累到你，現在生意這麼淡，我們又負了這麼多債，家中又急著要錢用，假使這個時候，不想法去賺一點錢，往後的生活真不知該怎樣好？」福平悽然地說，低著頭，眼皮差點就闔下來，那神氣是一個失意人兒最悽愴的表情。

我們一時都無話可談，盤旋在我們周圍的是一股沉默而令人窒息的氣氛，福平的每一句話都像一枚毒針，在刺痛我們的心，勾起了我們不同的心事。福平已是一個五十開外的老年人，而他又身染痼疾，怎能安心讓僱去工作呢？

福平看到我們都不出聲，於是繼續說：

「我想，我們的生意這樣拖下去，總不是辦法，所以我現在跟你們商量，希望能想出一個辦法。我想，最好我退出股份，由你們獨家承受，至於賬目吧，算算看負了多少債，我當然負責一半。」

我的父親聽了福平的話，十分驚訝的說：

「這怎麼可以呢？」

「當然，這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但是，我已考慮了許多晚上，覺得除此之外，

也沒有什麼好辦法。」

「既然這樣，那還是由我退出股份，出去另找工作吧！」父親說着，顯出一股莫可奈何的神氣。

「不，由你承受這間生意比較適當，你是知道的，我一個字都不認識，金雲也只讀了幾年書，那有能力撐持一間生意，而且，我年紀這麼老了，難道真的想做異鄉之鬼？我是想乘着現在還有一段力氣的時候，出去苦幹一下，只要還清了債務，就想回鄉去的。」說着，他那黧黑而佈滿皺紋的臉龐在閃着油光，眼睛不期然的又迸出兩滴晶瑩的眼淚，看情形，像是在忍受痛苦者的絞殺，又像是在等待希望的來臨。

「那麼你打算找什麼工呢？」母親插口問道。

「隨便什麼。」

當時，我看到父親有承受這間生意的意思，心裏很不以為然，因為我生性素來不喜歡經商，我學不慣商人的嘴臉，而且照目前的情形看來，生意再換下去一定要虧本的，所以我提議最好把生意收盤，更來得乾脆，可是福平卻說：

「你年輕不懂事，收盤生意，影響於一個人的名譽很大，所以除非萬不得已，最好

還是換下去，況且你現在也已有了工作，可以津貼家用，勉強維持一下家庭生活，說不定將來行情會好轉的。」

當時，我父母親顯然對這件事也不很同意，但爲了不傷福平的心，同時，也一樣的爲了名譽着想，所以對於這件事在商量了許久之後，終於決定下來。

幾天之後，父親把一切來往的賬目清結，計公司除了貨賬之外，還欠債二千多元。那時剛好一位在B埠經營巴士公司的同鄉，要增聘一位查賬員，這是一項比較適合福平的工作，工資雖然不多，只有百多元，但工作比較輕鬆，所以經過接洽妥當之後，福平終於懷着一顆支離破碎的心，負了一千多元的債務，到B埠工作去了。而我的父親，卻繼續負起了這個沉重的擔子，有氣無力的在艱難前進。

此後有一年多，我們沒有見到福平。在這一年多裏面，我家的生意是愈形冷淡，生活愈加困苦起來，由於市面淡風的侵襲，生意收入，直等於零，好在靠家母任勞任怨，辛勤操作，以及我一些月薪的收入，還勉強維持一個門面。至於福平呢？據說他在B埠工作很好，近來羊癲症也少發作了，他把每月剩下的錢，按月的寄來還債，一年之後，他負的債務已差不多還清了，而且也時常有寄款回家。據我的同鄉從B埠回來說，福平

近來是樂觀得多了，因為他現在已是無債一身輕，工作安定，而且金雲在丁埠每月工資亦有數十元，他的受盡創傷的心靈得到一種慰安，每天工餘，他總喜歡和許多朋友們到海邊去購聊天，所以他的身體也胖了許多，我們都深深的爲他祝福，願那溫柔的海風能拂去他那受盡創傷的心靈上的陰影。

可是，命運卻真好像是一種最勢利的東西，它專門和窮困的人兒作對，不久之後，不幸的事終於來臨了。

那是一個馬來人的節日，搭客特別多，馬埠的每一家巴士都載不完人，除了政府特准在校外，公司還特地增加川行班次，所有後備的巴士車也都出動了，福平所工作的那間巴士公司當然也不能例外。當時公司因一時缺乏司機人才，所以福平憑着老司機的身份，便被公司當局拉去補替幾天，福平本來顧慮到身體問題，不肯答應，但鑒於公司方面的確找不到人，而且他想他的羊癲病也已好幾個月不發作了，絕不敢於這樣巧，所以爲了情面難卻，他乃接受公司的請求，冒一次險。

頭兩天，事情平平安安的過去，可是就在第三天，一件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禍事來了。

那天中午，搭客特別多，巴士車除了每個座位都坐滿之後，還站了一大堆人，福平憑着他那老練的駕車技術，把這架載滿數十人的巴士車，用最慢的速度平穩前進，可是當他駛到一個拐彎時，大概是因為載得太重之故，巴士前右輪的車輪斷了，車輪向外飛閃出去，整架巴士車頓時失去了平衡，向右邊傾斜下來，當時車上的搭客見到了這種情形，當然是一陣混亂，福平眼見遇到這個意外，連忙控制掣止器，巴士再向前猛進數十步之後，終於向右邊傾倒下來，當時有一位站在車門的搭客，看到這種情形，因急於想往外跳，結果不幸罹到了慘禍，當場被輾斃了。

這件事件的發生，給福平心靈上的打擊太大了，他說，離南來不久，即當起司機，直到二次大戰發生為止，至少有二十多年的經驗，那時他在巴都巴轄跑星洲一帶，真可稱為駕車能手，從未發生過禍事，可是萬想不到在年紀這麼老的一天，卻會闖下了這個大禍，雖然這並不是他的錯，但他心裏卻因而起了一陣強烈的內疚，他看到一個年青活潑的人，在他的車下死了，便頓時覺得他是個殺人的劊子手，是個無可寬恕的罪人，良心受到最嚴重的譴責，他覺得這件事簡直是他一向善良的生命史上的最大污點，他將永遠無法洗清這個污點，於是他大大的懺悔着，發誓他此後決不再幹這一行工作了，他懇

恨汽車，他想汽車無異是吃人的魔鬼，轉瞬之間，一個年青活潑，充滿青春氣息的人兒，就被吞噬了，他更想不到在這殘餘的晚年會遭受到這種浩劫，終於等到他的這件事情被法官憐憫審判無罪之後，他乃驕然的背起了行囊，離開了B埠，丟棄了那份本來最適合他的查票工作，暫時回到我家裏來。

他在我家裏住了十多天，我發覺他心靈有太多的不安，當他爲我們講述當時圖禍時，那個人的頭顱如何破裂難看，身體如何煙燻了幾下就死去了的情形，他睜大了眼睛，閃射着駭人的光芒，像一個犯人，懷着驚悸顫慄的神情在自述一樣，心裏十分激動，我好像看到他全身的血液在奔騰跳躍，一連串的痛楚像無數的毒蟲在噬着他那經已破碎了的心靈。

這天早晨，福平的家中又寄來了一封信，我們急急的拆開來，一看之下，呀，這又是一件多麼不幸的事，福平的長子死了！信寫得滿滿的三大張，說是他的兒子本來就患了肺病，可是他鑒於家庭的困苦，不但不肯接受醫生的療治，還拖着帶病的身軀去勤勞操作，這次終於經不起生活擔子的壓迫而支持不住的倒下來。

當父親把這封信拆開時，我看到福平的眼光直視着它，像是在期望能從信中得到一

些溫暖似的，可是等到父親把這件不幸的事告訴他時，他的臉色馬上變了，像風捲烏雲，象徵着暴風雨的降臨。

「什麼，死了？」他茫然的說，顯顯出慌張的神氣，但隨而又沉靜下來：「哦！死了，死了……」他自言自語的說，頭立刻低了下來，臉龐像漏了風的皮球，不斷的在收縮，收縮，終於，他一句話都不說，只是一直在吁氣。

我們當然只好極力的勸他。

這天午飯，福平一點也吃不下咽，傍晚時分，他的羊癲症又發作了……

我們誠懇的勸他回鄉，然而他說：

「我年紀這麼老了，回鄉去能做什麼呢？現在乘著還有點力氣，就多拚些時，在這馬來亞，只要肯刻苦，總算比家鄉有辦法，等再賺一些錢，給金雲結婚之後，那時我就可以安心回鄉了」。

「平叔，金雲的婚事，你不必操心了，他自己有了工作，將來自有辦法，你南來十多年了，還是回家去吧！你家裏不是寫信在催你回鄉去嗎？難道你真不想家了？」

「唉！我怎麼能不想家？可是只怪我沒有本事，有什麼辦法？現在家中的兒子又死

了，我這把老骨頭回家能做些什麼？一家生活豈不非常困苦？所以還是在這邊多刻苦一個時候，等手上有了一筆錢再說，否則，空手回鄉，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

「不，平叔，你不能這麼想，你家中的兒子雖然死了，但也還有你的妻子，媳婦，和一個孫兒，要知她們都在多麼渴望你回鄉呀！再說，你年紀這麼老了，你應該替自己的身體打算才對。」

「唉！現在已管不了這許多，反正一個人總要死一次，我現在明知在世的時間已沒有幾久了，所以更應乘這個時候多賺它一點錢，設若不幸死在異地，那也只能算是我的命。」

我們雖然都曾再三勸他，但他可真是一個要強的硬漢，始終勸不轉他那固執的心，沒有辦法，只好讓他這副殘軀，像一隻受了傷的駱駝，繼續在沙漠中踟躕前進。

(八)

福平在我家住了將近一個月，在這期間內，他也曾時時刻刻在找尋工作，但始終找

不到，最後，他乃決定要到K埠去做米粉了。

做米粉，這是一件很苦的職業，不但工作重，而且時間長，每天子夜時分就要起身，一直到下午六時多才准休息。除了年青力壯的人之外，是難以勝任的。福平以一個五十多歲高齡的人，居然要去幹這種工作，這真是自殘之極，何況他還有一種痼疾，所以我們都爲他擔心，當然又是極力勸他，但他一點也不理會，他似乎完全沒有顧慮到什麼，爲了貪羨那一天有十元左右的工資，他不惜把垂老的身軀向它作一次賭注，他說憑着他那魁梧的身體，相信是有辦法支持下去的，只要能平平安安的換過一年，他就可以有一兩千元的積蓄，那時，給金雲結了婚，他就可以安心的回鄉去了。這個理想，就像是一盞明燈，在他的眼前照耀、鼓舞，所以他乃不顧一切的向這條最殘酷的前路闊步踏去……

幾個月後，我們接到金雲從丁埠寄來的一封信，說他已轉進一家巴士公司工作，工資已增至一百八十元，這當然是一個喜訊，那天下午，父親特地叫我抽空到米粉廠找福平，把這個消息告訴他。

到了那邊，我看到許多工人，都是穿了一條短褲，赤着上身，很忙碌的工作着，但

卻看不見福平，我問其中的一位工人：

「請問福平在嗎？」

「你是誰？」那個人惶惑地回答，眼光落在我的身上打量一番，像是要發現什麼秘密。

「我是他的親人，想找他談幾句話。」

「哦！福平病了好幾天哩！連飯都吃不下，但他仍然帶病工作，我們勸他休息幾天，他不聽。」那個工人嘆氣地說。

「他病了？現在那裏？」我的心裏着了一怔。

「在那個房間裏。」

我順着他手指的那間房走去，那是一間鴿子籠式的小房子，既陰黯又潮濕，我只走到門口，一股難聞的臭氣立刻撲向我的鼻孔，定眼一看，福平正橫躺在床上抽煙，然而那是和平常不同的煙斗，我發現原來他是在抽鴉片，一種莫名其妙的神情立刻湧現我的心頭，他見到我，連忙從床上滾起來，於是我注視着他的身體，只見他赤着上身，皮膚是越來越黝黑了，簡直像個印度人，那瘦削的面孔猶如一團，像圖畫上的貓一樣難看，

額骨高聳，兩頰凹陷，胸骨更是高高的凸出來，我開口說：

「平叔，怎麼了？聽說你病了。」

「沒什麼。」他隱諱的說，裝做若無其事的，但似乎也覺察到我剛才已看到了他抽煙的一幕，於是接下去說：「只是近幾天來，不知怎樣，飯很難吃得下，所以有時偶然也抽它一兩支，提提神。」隨着，他顯出滿面不安的神氣，像是一個犯人在法官面前供述一樣。

聽了他的話，我的心裏興起一陣難言的悲哀，我想起了「飲散止渴」這句話，好像看到一個黑影在扁平的背後緊緊的圍繞着，而且還在慢慢的擴大、擴大，想把他整個吞嚥下去似的。我說：

「平叔，你身體既然不舒服，為什麼不休息幾天呢？」

「一點不舒服，用不着的。」

「用不着的？」我細細的思索這句話，我覺得他是太可憐了，我不由得默楞了許久。

「來，風，我們喝茶去」。他隨手披了一件襯衣。

到了鄰近的一間茶室裏，叫了兩杯咖啡，於是我開始把金雲的來信告訴他，我說：「平叔，現在金雲自己會賺錢了，你自己也應該休養一下，照顧身體要緊。」

他聽我談起金雲的事，心裏當然很高興，他說：

「金雲每月的工資能有百多元，這就好了。風，你替我回一封信給他，告訴他須好好的工作，千萬別去遠遊，還有錢財方面，當用則用，不可省儉，身體要好好的照顧，至於我呢？唉！年紀這麼老了，一切都無所謂。」

今天，他似乎很健談，他跟我談了許多問題，他說他工作這幾個月來，已剩了數百元，最近進了一名一百元的會，每月也都有寄一些家批，他又說他的一個遠房宗姪最近病倒在醫院裏，遺下一妻五兒，生活艱苦，他總共幫忙了二百多元，最後，他問起我父親店裏的情形，還開玩笑似的對我說：

「風！你年紀也不少了，應該結婚了吧！」

「沒有這麼快，那來這麼多錢呢？」

「不要緊的，錢是人打算的，假使需要的話，我這份一百元的會可以標去用。喂！你到底有找到了對象沒有？」他興味盎然地問。

「還沒有，我年紀還輕，事業又沒有成就，目前是不想結婚的。」

「喂！不能夠這麼想的，要知你父母就只有你一個，早點結了婚，好讓他倆老人家安慰安慰呀！」他一片誠懇的說，我看到他臉上也顯露出一絲笑容，像陰天裏的太陽，很快的又消逝在濃厚的陰霾裏。

我把這個話題岔開之後，於是又繼續談了許多事，臨別時，他鄭重的對我說：

「回信給金雲時，就說我身體都很健康，以免他在外掛念，記得。」
於是我向他告別回家了。

一路上，我的心是沉甸甸的，像有一塊推不開的鉛緊壓在我的心頭。我覺得福平真夠偉大，同時我也敏感的覺得他的生命已瀕臨一個潛存的危機了。

果然，就在第三天，住在吉隆坡的一位同鄉張君就傳來了一個噩耗，說是福平於今早頭上頂着米粉出去曬時，突然羊癲症發作起來，人暈倒了下去，那幾張總共不下百多斤排滿米粉的藤板使力的向他的身上壓下來，把他的腰骨壓斷了，當下便召了救傷車送進醫院。我們聽了這個噩耗，真像是晴空霹靂，心裏驚慌得很，連忙驅車趕赴醫院去。

到了醫院，只見福平寧靜的躺在病人床上，面色死白，連呻吟聲也那麼微弱無力，像著蠅般在叫，顯然的他已是奄奄一息，瀕於死亡的邊緣了。我們看到這種情形，連忙接上前去，眼淚不由得都奪眶而出了。父親低聲的問他說：

「平叔，怎麼了？」

他勉強的翻起頭來，睜着眼向我們掃視之後，呻吟的說：

「哦！是你們，唉！我不中用了。我……死之後，金雲年紀還小，不懂事，希望……你們多多照顧……」說着，又是白着眼睛，頭終於無力的垂了下來，就在這一剎那間，他那受盡創傷的善良的靈魂，已離開了這個多難的塵間，到那遙遠不可知的地方尋求解脫去了……

我們想盡了辦法，終於阻止了醫院當局的解剖，而把福平的屍體領了出來，當天，我們打了一個電話去丁埠，金雲也立即從丁埠趕回來，他看到了父親最後的一面，不覺也伏在屍體旁大哭起來。

第二天中午，一具棺材，裝着福平的屍體，就這麼無聲無息的把他安葬在義山的泥土之下了。……

尾聲

一年後的今天，我們帶懷着一種莫名懷憶的神情，站立在福平的墓前，碑前的野草叢生，地下的屍體想已腐爛。一陣微風吹來，紙灰隨之飛揚，呼呼滾滾，像有一縷幽靈，在悲啼跳躍，我們的心裏都有萬分的沉重。想起了過去的一切，歷歷在目，彷彿如昨，而今卻灰飛煙滅，咫尺天涯，能不令人魂斷？這時，我已把墓碑上的字塗完了紅漆，於是原先已被糊不清的幾個字，現在已鮮明的現在我的眼前。看看金雲，晶瑩的淚珠盈滿了牠的眼眶，我勸他說：

「別再哭了，人總是要死的，以後你更應該努力事業，發奮做人，這就算是報答你父親最大的期望了。」

聽了我的話，金雲並沒有回答。他用着遲疑的眼光望着我，淚珠灑在墓地上，我覺得他是比以前高大得多了，於是一時間，我好像從他的身上找回了一些新生的氣息。老的一代終歸是要倒下去的，年青的一代就應該堅強的抬起頭來，與這殘酷的現實作持久的鬭爭。

這時，一輪紅日已衝破濃雲，呈現在高空中，那鮮豔的光芒照耀着整個義山，使原

先黯淡無光的義山起了一番新氣象，汗珠已代替了淚珠，鼓相的滴下來，墓前的紙錠也已燒盡，只剩下最後的數顆火星在跳躍，母親拉起衣袖，揩乾了淚珠和汗水，把祭禮收拾起來，父親也荷起鋤頭。這時，我懷着憑弔的神情，向墓碑作一個瞻戀的注視。

「安息吧！福平，一個可憐的孤魂。」

我默默的在墓前作一個虔誠的祝禱，終於在一片炎陽的照耀下，我們一行四個人，黯然的踏上歸途……

一九五四年六月

冬去春來

(一)

遙遠的故國，多難的農村。

是一九四一年一個夏天的中午。

炎熱的太陽像一把火傘，無情的在肆虐威，曬得大地熱烘烘的像一個火爐；天空蔚藍得像塊碧玉，只有一兩片白雲，像是倦遊的老人，懶洋洋的掛在天際，一動也不動。

偶而從那兒吹來一陣風，但是這風並沒有絲毫涼意，像一陣水蒸氣，倒會使人感到熱辣辣的難受。許多用碎石鋪成的凹凸不平的小路，被曬到那麼炙熱的，小孩子們赤着腳從上面走過時，那雙幼嫩의脚會被燙得大哭起來。田野間的泥土硬得像是石頭，上面縱橫

橫橫的有許多裂痕，像是龜殼上的斑紋。

佈滿在田野間的許多農作物，已不是青翠蔥綠而是焦黃一片了，像是患了肺癆的病人，無精打采的垂下頭來，一絲兒沒有生氣。在一塊離農田的中間，有無數人們，正挑着水桶，往遙遠的溪邊挑着一擔一擔的水，向自己的田裏灌漑。

在這許多農人之中，德平哥算得是最忙的一個，每一塊農田，忙着在挑水的總有好幾人，然而就只有德平哥，因為他的哥哥當兵去了，嫂嫂又因憂勞過度而患了肺病，一個年老的母親及一個年幼的侄兒又不能做工，所以田園裏全部工作就全落在他一人身上。

他挑着一擔特大的水桶，從溪邊去挑着一擔一擔的水，腳步顯得矯捷而穩健，在炎陽的煎曬之下，他那沾滿了汗珠的赭色的面額上，在閃着油光，顯得十分難看，急促的喘氣聲，像火爐旁的拉風箱，汗，從他的額上、背上，像雨水般冒出來，那條沾滿了汗水的短褲子，像是從溪裏才撈起來的樣子。

過度的辛苦，已使他感到十分疲憊了，飢腸已在慷慨的響，他真想休息一下，但是，當他看到自己田裏那些枯黃的稻時，他的心又振作起來。他不能休息，他應該趕緊

挑水來灌溉，使自己辛辛苦苦種起來的稻才不致於枯死，那麼，下半年的生活就有了依靠了。他的腦海中幻構了一幅美麗的圖畫：他好像看到他田裏的稻已經成熟了，結滿了許多肥大的穀粒，於是他把它割下來，打了許多擔的穀，又輾成了許多白米，煮了又香又甜的白米飯，於是他一家人圍在一起，吃着這又香又甜的白米飯。……想到這裏，他不禁嚥下了一口唾沫。是的，已經有一年了，他從沒有吃過白米飯，整天吃著薯水，已使他厭膩了，所以，這白米飯給他的誘惑力很大，使他忘記了飢餓，忘記了辛苦，提神百倍，重又挑起了水桶，像一隻輕快的燕子，在田裏與溪邊來往着。

(二)

是午後二點鐘，太陽已漸漸偏西了。

這時，德平哥看看自己的那塊稻田，都已灌漑過了，心裏略為鬆了一口氣，於是他才挑起水桶，拖着疲乏的身軀走回家去。

到了家裏，他才覺得是那麼辛苦，全身的各部器官都在隱隱作痛，肩頭上凸起了兩

雲高高的肉瘤。他癱倒在一隻竹輪椅上，跳起了兩隻腳，靜靜的在喘氣，可是就在這時，保長卻又帶着一名警察來了。

德平看保長找上門來，心裏就是一陣惡心，他十分厭恨他，但可又不敢得罪他。不是嗎？他的哥哥本來是不需要去當兵的，該要當兵的是保長的一個族人，但是保長袒護了自己的族人，設法使自己的族人免役，於是向鎮公所裏疏通了一下，就把名單改爲德平的哥哥。當時德平的一家人也知道其中的詐僞，所以要跟他鬧，但是保長卻憑着他那奸滑的嘴臉，說德平的哥哥只要肯去當兵，就可以免納一切的賦稅，還說什麼出征軍人的家屬是會得到政府的特別優待的，這一連串的鬼話，把德平哥哥的心打動了。當時德平的家境很困難，爲了食鹽眼前的一筆慰勞金，而且在惡勢力的威嚇之下，德平的哥哥終於答應當兵去了。

可是鬼知道，德平的哥哥才去當兵不久，德平家所得到的一筆慰勞金早已被保長連敲帶詐的騙光了。

德平對於這件事當然看得很明白，所以他非常恨他，但是又有什麼辦法？保長大權在手，你能奈何他嗎？

現在，德平看到保長帶着一名警察又來到他的家，一種莫名厭忿的情緒，立刻又湧上他的心頭，但是又不能開罪他，只好忍住一股子悶氣，強裝笑臉，從騎椅上起來，迎上去說：

「保長，請坐。」

「唔！」保長沒有回答，只是下巴微微地翹了一下，充分的表現出傲慢迫人的神氣。

「請問保長今天來到我的家，有什麼事？」德平誠惶誠恐地問，雖然保長的來意他早已猜到。

「什麼事？別再裝傻了，你家的田賦稅，怎麼了？已逾期二十多天了。」保長板起臉孔，狠狠地說，冰冷冷的態度，像剛裏的神陣爺般難看。

「保長，不是我有心拖欠，你是會明白的，近來我的嫂嫂得了病，已花去不少的錢……」

「這個我可管不着，田賦稅你可不能賴呀！」

「是的，保長，我不是想賴，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呀！」

「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打算好了，總之，今天你一定要繳，否則，哼！」保長說着，顯出一副使人望而生畏的猙獰面目。

「保長，就請你做做好事吧！我一時實在拿不出，再過幾天好嗎？」德平圍着一副乞憐的態度，向保長哀求說。

「不能，今天一定得交來。」保長用着強硬而有力的聲調說。

「什麼？今天一定得交，但是我沒有錢，又有什麼辦法？」德平忍無可忍，實在有些生氣了，所以他鼓起勇氣，反駁地說：「況且，我是出征軍人的家屬，照理是應該免稅的呀！」

「什麼？又是出征軍人的家屬，你每次都想用這個來嚇倒我嗎？告訴你，你的哥哥又沒有做大官。」

「保長，這不是你當初的諾言嗎？當時你說，我的哥哥只要肯去當兵，就可以免納一切賦稅，所以我的哥哥才去，現在，我家只不過是欠一些田賦稅而已，你卻整天來催，你是一個保長，難道講話就這樣不守信用嗎？」

「媽的，閒話少說，我只問你今天要不要繳納？」保長被頂得發怒起來了。

「當然要繳納，但是家裏沒有錢，又有什麼辦法！」

「沒有錢？哼！把牠帶走。」保長揮手示意叫隨來的那個警察把德平帶走，接着又對德平說：「這是政府的命令，你有話到鎮公所去說好了。」

於是德平在警察的監押之下，被帶到鎮公所裏去。

德平被禁在鎮公所裏，足足過了一星期，但是籌不到款項去繳納賦稅，仍然無法出來。德平的母親可焦急極了，她除了千方百計的去籌借款項之外，每天照例的必跑到田裏一轉，她看到田裏的稻是一天天的乾枯了，田裏的泥土裂得開開的，像一個口渴的小孩子，張開口在等喝水一樣。她的心很焦燥，像熱鍋上的螞蟥，怎麼辦呢？她又不能挑水，要是這些稻枯死了，那麼下半年的生活將靠什麼呢？悲傷焦急之餘，她只好硬着頭皮，三番五次的到保長的家裏去，哭哭啼啼的向保長求情，保長總算是動了憫惻（？）之心，向鎮公所疏通了一下，由她去換了德平出來。

德平步出了鎮公所的大門，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像一個幽靈似的，他惘然若失的回家去。歸途中，他順路經過了自己的稻田，只見自己的那塊稻田，經過了數日來的乾枯之後，已大半焦黃了，稻桿無精打采的垂下頭來，像一個害羞的少女，他悲傷極了。

心頭像刀刺般的痛，淚珠不期然的從他的眼眶迸出來……

(三)

秋季的收成經過了這次的旱災，只有三成的收穫，村中的農民都在叫苦連天，他們那瘦削的身體更加瘦了，額上的皺紋更加深了。

每天一早，他們出動了全家的人，到田裏割稻去。空地上，疊滿了一堆堆的稻草，磚埕上擺着不少的穀桶，所有的人都緊張的工作着。但是，當他們看到打出來的竟多半都是沒有米的破穀時，臉上掠過一層陰影，不禁會深深的嘆一口氣。

德平家這次的收成似乎還要比別人來得更壞，因為他上次被禁在鎮公所裏，以致自己的稻田受了一個星期的乾涸，稻缺乏了水分，結不出穀粒，所以他的稻桿雖然也跟人家一樣的高，一樣的大，但是它的穀穗竟那麼輕，一點兒沒有下垂，稻桿屹立在田中，像一排排雄赳赳的兵士。

這天，德平一早起來，吃了兩碗蕃薯粥之後，便拿着鐮刀，挑着穀桶和穀桶到田裏

割稻去了。

到了田裏，他把穀桶和穀穗放在田路上，於是拿起鐮刀，動手在割稻。

太陽已從東方冉冉的升起來了，那金黃的光芒照在金黃色的稻桿上，使它更顯得黃了。一陣陣的秋風，輕輕地飄拂着，稻桿在東搖西擺，像波浪似的起伏。天氣倒是十分明朗，但是德平的心裏卻感到鉛一般的沉重。

他右手拿着鐮刀，左手攬着稻桿，很迅速的割着，割着，屹立着的稻桿，像受傷的兵士似的，一束束的倒下來。他一邊在割，一邊卻不斷的想着許多問題：當兵去了的哥哥，是死是活，一點兒沒有消息；患着肺病的嫂嫂，近來病勢愈來愈嚴重了，還有年老的母親，年幼的侄兒，一家的生活，就全靠他一個人耕種幾分薄田來維持，老天偏又是那麼無情，一連兩個月沒有下過雨，以致使他辛辛苦苦的稻卻遭受到一次空前的歉收，此後的生活將靠什麼呢？想到這裏，他頓時感到一陣眩暈，無數的金星在他的眼前跳躍，臉上熱辣辣的，他癱倒在稻草堆上喘氣。

忽然，他抬起頭來，看見遠處的地方有一個女人，挑着一擔笨重的籬，一歪一斜的朝向這邊走來。一會兒，她漸漸的走近了，一直走到他的田裏，於是看清了她的面目，

他心裏一跳，猛地從稻草堆上站起來，匆匆忙忙的迎上去，十分驚訝的說：

「嫂嫂，你？……」

她把那笨重的簾從肩頭上放下來，急急的乾咳了幾聲，就是一陣猛烈的喘氣，連話都說不出口。只見她那瘦削的臉上，是那麼鐵青難看。

「嫂嫂，你怎麼可以來呢？」他焦急的說，帶點責備的口氣。

「是的，你一個人工作太辛苦了，總要來，我不讓她來，所以我自己來幫忙你。」她說出這幾句話之後，又是猛烈的喘息，臉上顯出無限痛苦的樣子。

「可是你的身體還沒有好呀！」

「不要緊，我來幫忙你種稻草也好，你一個人工作也太累了，你看，你的面青青的，還是休息一下吧！」

「不，嫂嫂，我不累，我一個人做好了，你還是回去吧！」

「不要緊，我是會做的。」他的嫂嫂說着，已動手在發着稻桿，從她那緩慢的動作看來，可知她是多麼的痛苦。

德平站着楞了大半天，但是任他怎樣規勸，她總是不肯回去，沒有辦法，他只好又

拿起鐮刀，動手在割，痛苦的潮水又不斷的湧出他的心頭。……

太陽慢慢的升到了正中，把人影照得短短的，那金黃色的光芒已有些炎熱，照着德平嫂嫂那青白的臉上也有些紅暈。

這時，德平看看田裏的稻差不多快要割完了，於是他收起鐮刀，對他的嫂嫂說：

「嫂嫂，我們回去吃午飯吧！等下午再來，你該也累了吧！」

他的嫂嫂正蹲下身，兩手捆着一大束稻桿，她聽到德平叫她，於是鼓起力氣，想把那一大束稻桿拿起來，可是當她把稻桿才要拿起來的時候，忽然就顛踉了一步，頓時感到眼花繚亂，頹然的倒了下來，德平看到這種情形，嚇了一跳，連忙上前去扶她，驚訝地問：

「怎麼了？嫂嫂。」

她這時的面色顯得格外慘白難看，剛才那被太陽曬到的紅暈，已不知消逝到那兒去了，德平問她的話，她並沒有答腔，只是不斷的喘氣。

突然，她伸長頸子，好像十分難過，接着就是使勁的乾咳着，就在這時，德平忽然看見有一些紅紅的東西從她的嘴中噴出來，他下意識的嚇了一跳，定神一看，是血！他

着了一怔，全身像被電流觸到似的，不斷的在顫抖。他低着頭，大聲的叫着嫂嫂，但是這時她只是靜靜地躺在稻堆上，胸口猛烈的在跳動，眼皮像是無限疲憊似的闔起來。德平知道勢頭不對，連忙大聲的呼喊起來：

「哎呀！你們快來呀！我的嫂嫂不好了。」

在德平田裏附近的許多割稻的人們，聽到了德平的呼喊，馬上都圍攏了過來。

榮通叔一手還拿着鐮刀，踉踉蹌蹌的跑到德平的田裏，劈頭就問：

「德平哥，怎麼了？」

「榮通叔，我的嫂嫂不知道怎樣，暈倒了，還有……血……」

「你的嫂嫂，她怎麼來做工？」

「是呀！早上我來了不久，她就挑籬來，說要幫忙我做工，我要她回去，但她不肯！……」德平很焦急地說，差點沒哭出來。

「唉！多可憐，你的哥哥當兵之後，好好的一个家就變成了這樣！」榮通叔嘆息地說：「來，現在趕快設法把她抬回去再說。」

於是在幾個人的幫忙之下，德平的嫂嫂被放在籬裏，由玉森及德平抬回去。

經過了這次的磨折之後，德平嫂嫂的病就加重起來，終於在一個月之後，不治逝世了。

(四)

空忙了一個秋收之後，季節就轉入殘酷的嚴冬。

嚴冬帶來了一片寒冷蕭殺的氣氛，但也帶給村人們片刻的空閒。

每天早上，當太陽出來的時候，村裏許多的人們便三五成羣的聚集在磚埋上曬太陽，於是他們會乘著這不算聚會的聚會，談論了許多事情。

是一個晴朗的早晨。

太陽已從東方冉冉的升起來，那微弱的光芒透過了龍眼的樹梢，現出金黃色的色彩，幾隻公鷄引長着頸子站在埕頭高啼，聲音悠揚而響亮，劃破了冷靜的氣氛。

這時磚埋上已站了許多人，幾件東補西疊的破棉襖，已把他們那瘦削的身體圍得有些腫脹了。他們都是站在這裏，希望陽光能賜予他們一絲溫暖，然而，他們那營養不足

更衰弱的身體，雖然站在陽光的照射之下，卻仍然經不起寒流的侵襲，全身瑟瑟的發抖。

他們的談話也就在這種情形下開始了。

「唉！今年我們可真要餓死了，收成又壞，賦稅催得又緊，這日子怎麼過呢？」王老三照例說完了之後，兩隻手不斷在搓着。

「可不是嗎？灣仔頭那塊田，我家去年收了九擔穀，今年只收二百多斤，還不夠納田賦呢？人工，肥料，簡直白花了。」是高個子鐵洪的聲音。

「今年的田賦據說又加多了，這完全是日本鬼害到的，可恨那日本鬼，無緣無故要打我們中國，害到我們中國人多苦呀！」又是王老三的聲音。

「日本鬼固然害到了我們，可是本村的保長卻更可惡，任意勒索，魚肉村民，這許多賦稅有一半還不是歸他私人的荷包裏去。」玉森也在發牢騷了。

「是呀！最可恨的是保長，一點也不體諒我們的苦衷，整天帶着警察來催稅，假公濟私，自己吃得胖胖的，別人死活他都不管，仗着他巴結了鎮上的官兵，便倚勢凌人，欺負我們，動不動就到鎮公所問話，真是他媽的，豈有此理！」德平忿然的說出了這

些話，被禁在鎮公所裏的生活情景，不覺又回味了起來。

「媽的，這可惡的保長，我們睜開眼睛看他會橫行到幾時……」玉森的話剛剛說完，遠見保長又帶着三名警察來了。

「喂！喂！」王老三做了一聲口號，像老鼠看到貓一樣，埕中的許多人馬上寂靜起來。

保長今天穿着一件大衣，頭上戴着一頂禮帽，手上還拿了一枝手杖，神氣十足的走來。

「喂！建興有在家嗎？」保長才走到埕頭的大門邊，看着埕中的一班人，劈頭便問。

「不知道。」

「唔！」保長漫不經心地應了一聲，便帶着警察從大門進去了。

「喂！大清早，保長找建興幹嗎？」

「那裏知道。」

「一定是催收閩王稅。」

「恐怕是，建興的賦稅還沒有納呢！」

「……………」

「……………」

德平他們一班人站在壇中唧唧的議論着，但是不敢聲張。

一會兒，剛才進去的兩名警察已把建興像抓雞似的抓了出來，保長嘴裏斜銜着烟斗，跟在後面，再後面是建興的母親。只見建興的母親哭哭啼啼的向保長哀求說：

「保長大人，請救救我吧！我家裏實在沒有錢，多兩天一定想辦法……」

「什麼？又是多兩天，每次都是多兩天，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保長鼓起腮巴狠狠的說，那對貓眼睛射出兇狠的光芒。

「不，就兩天吧！再過兩天，一定想法繳的，保長，千萬請你做做好事吧！要知我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呀！」

「不行，先帶鎮公所問話去，等你有了錢再說。」

「不，不能，保長，假使你一定要帶他去，那麼你就把我帶去吧！」

「媽的，誰要你這老太婆，告訴你，政府沒有開飯給你吃。」保長說着，示意叫兩

個警察把建興帶走。這時，建興的母親被嚇得大哭起來，他甚至跪在地上，拉住保長的褲腳，哭哭啼啼的向他求情，但是保長卻絲毫都無動於衷，他高罵着：

「媽的，你這衰老，給我滾吧！」說着，右腳向她的身上踢去，她應聲倒地了。

等到德平等一班人上前去把她扶起來的時候，保長早已和警察們消失在遠方了。……

幾天之後，鎮上傳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是建興已被派當兵去了，這個消息立刻震動了全村，使全村的人都爲之大抱不平，不是嗎？建興家只不過是欠了一些賦稅而已，並沒有犯什麼罪呀！然而他又爲什麼會被派去當兵呢？何況他又是獨子，種種的疑雲在村人們的腦海中盤旋着，但是他們只須稍爲思索之後，當然便不難明白其中的秘密了。

建興的母親得到了這個消息時，是在黃昏時分，那天，她正跑到五里遙外的一家親戚去借錢，預備要去繳納賦稅的，當她借到了錢，興沖沖的回家時，才由她的鄰居告訴她這個消息，這真像是一聲晴空霹靂，她差點暈倒下去。她傷心極了，連忙哭哭啼啼的找上保長的家，向保長評理去。

到了保長的家，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述說了一連串的理由，但是保長卻不睬她，他只是冷冷的說：

「誰叫你要賴政府的稅款。」

「我並不是有心賴呀！款項我已經借到了，你拿去吧！」說着，她從口袋裏拿出錢來，要交給保長。

「現在不必交了，你從此之後就可以免一切的賦稅。」保長又想用這些話來打動她。

「那麼，我的兒子呢？我的兒子呢？」

「你的兒子，嘿！當兵去了。」

「你叫他回來呀，錢我已經借到了，我甘願繳給你呀！」

「呸，現在才要繳納，但是人已經被解送到縣裏去了，有什麼辦法？」

「什麼？誰把他送到縣裏去，我的兒子爲什麼要去當兵呀！」建興的母親捶胸踏地的哭着說。

「這是政府的命令，我也沒有辦法。」保長笑着，假意慈悲的說：「嘿！看你哭

哭啼啼，怪可憐的，這裏三萬塊錢（當時可買白米百多斤）你拿去做生活費吧！」

「我不要呀！我不要呀！我只要我的兒子，還我的兒子呀！我的兒子難道就只值這三萬元嗎？」

「那麼，五萬元好不好？」

「不要，五十萬元我都不要，我只要我的兒子，你還我的兒子呀！」

「什麼？不要！真是不識抬舉。好，給我滾開！」保長板起臉孔，下起逐客令了。

「你還我的兒子來呀！還我的兒子來呀！」建興的母親很悲傷的哭着，瘋狂的哭着。

「媽的，你不滾開！」保長說着，用力一推，把她推出了門外，「碰」得一聲，門关了。

但是她卻仍然哭個在他的門口。

她用兩隻手盡力的撞着他家的門，發出「砰砰」的聲音，但是保長卻假裝沒有聽到。……

夜神已把重重的黑幕罩下來，天漸漸的黑暗了，窮苦的村人們在這嚴冬的夜裏早已

輪在那鋪滿了稻草的床上，在追求夢裏的天堂去了，保長的一家人也已陶醉在甜蜜的溫柔鄉裏，於是大地是一片寂靜，整個鄉村像死去一般，只有偶爾的從小巷裏傳出了一兩聲狗吠，掠過了這寂靜的夜空，但隨即又消逝在沉甸甸的夜色裏。

這時，建興的母親卻仍然躺在保長的門口，冷風不斷的侵襲着她的身體，魔鬼已漸漸的搶奪去了她那衰老的生命！……

第二天早上，早起的人發現了她的屍體，直僵僵的躺在保長家的門口。

這個消息不脛而走，立刻傳遍了整個鄉村，全村的人都感到無限的忿怒，大家都明白建興之所以被派去當兵，完全又是保長趁天換日，營私舞弊。而且保長還如此蠻不講理，不好好的給他的母親一點安慰，尚且把她迫死了，這真是天理何在？熱血在村人們的心裏沸騰，忿怒之火在他們的心裏燃燒，像一個打飽了氣的皮球，只差一點就要爆炸了！……

(五)

嚴冬終於在極端痛苦之中熬過去了，接着而來的是一個明媚的春天。

春天雖然是一年中最高溫和的季節，但是初春的一切景象，卻仍然還停滯在寒冷殘酷的嚴冬裏。

是新年元旦的那一天。

大清早，天空還飄落一些薄薄的雪花，替那赤褐色的屋頂塗上一層白粉。風一陣一陣的吹來，仍然是那麼冷，那麼刺骨，使人爲之發抖。天真的小孩子們帶着昨夜的甜夢，起一個大早，向母親嚷着要新衣穿，然而他們所得到的是無限的失望，於是他們一羣羣的，一夥夥的，聚集在一起，懷疑的談論着，他們那小小的心頭上似乎也受到了創傷，整日只是無精打彩的，沒有一絲高興。成人們則更是悲苦滿面，雖然他們見面時，也強堆笑容，說一兩句吉利話，但是在他們那陰鬱的臉孔上，却始終掩不住內心上的痛苦。

全村陷入了淒涼沉寂的氣氛裏，除了每家門上所貼的那鮮紅的對聯，以及偶爾疏疏

落落的有一兩聲爆竹的巨響之外，簡直不像是新年到了。

然而保長的家裏這天卻特別熱鬧，整個屋子結滿了許多花花紅紅的綵帶，還掛了許多燈籠，燈火輝煌而燦爛，點綴了一片歡樂景象。傍晚時分，他的家裏還辦了許多筵席，請了鎮上的許多權貴老爺，開懷暢飲，儘量歡樂，算是慶祝新年。

當天晚上，村中的社裏也特別熱鬧，村人們的頭腦多數還很陳舊，他們都是非常迷信的，所以雖然他們的生活很苦，但是在這一年一度的元旦，對於村裏的社公是不能不拜的，所以在入晚時分，所有村中的男女，便帶着香燭，陸續的到社裏去燒香，祈求一年的平安，使整個鄉村喚起了一番熱鬧。

大概是晚上八點時分，德平和王三等一班人於吃了一頓稍稍豐美的飯菜之後，也帶着香燭，到社裏燒香去了。

路上的行人很多，尤其是通社裏的那條大路上，更是擠滿了人，有的拿着香燭才要去，有的已經轉回來了，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點綴了一片新年景象。

德平等一班人雜在人叢中朝向社裏走，當他們走到離社不遠的地方時，忽然看見道路左邊的龍眼樹林下圍着一堆人，似乎是在吵架，他們停頓腳步，在幾盞燈籠裏射出那

昏暗的光芒輝映之下，他們看見了保長及鎮公所裏兩位老翁的面孔。

「是保長？」爲了好奇心的驅使，他們就走上前去，想看個究竟。

只見保長穿着一件長長的棉襖，右手拿着一枝手杖，態度顯得很猙獰，猙獰中帶點惶恐的神色。兩位區老翁則全副軍裝，腰帶各佩帶着一把手槍。在區老翁的旁邊站着兩位女子，大約二十歲左右，臉色顯得很難看，眼角還掛着淚珠，周圍則擠滿了許多人，而且是愈來愈多起來，他們都唧唧的在議論什麼。

德平等擠進人叢中之後，就聽見保長提起嗓子在說話：

「你們這班人，真是糊塗，國家正在對日抗戰，我們後方的人民就應該節儉一點，把錢獻給國家，不應該隨便浪費，你們平常連田賦稅都賴着不肯繳納，現在卻把錢花費在無謂的地方，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去買那許多香燭紙錠，來拜這幾個泥菩薩……」保長的話才說到這裏，就聽得人叢中有一人高聲的說：

「媽的，剛才我還看見保長太太也在燒香呢！」

保長對於這句話，並沒有理睬，他只是繼續說下去：

「所以，我們這鎮裏的兩位老翁，看到了這種情形，不忍你們受着迷信之害，剛才

叫這兩個女子來訓話，你們不知道我們鎮老爺愛民的苦心，反而誤會了。……」

「你們別信保長的鬼話，剛才我明明看見他在拐誘人家的女子，威嚇她倆走，等到她倆被嚇得呼喊起來時，他就假意在訓話，你們想想看，假使他要訓話，為什麼不到社裏去向大家說，卻只單單的叫兩個女子來，這是什麼意思？」人叢中有一人咆哮的說。

「媽的，誰敢胡說，我就打死他。」兩個鎮老爺被說得老羞成怒了，他倆馬上從腰裏抽出自用的手槍，用恐嚇的口吻說。

「惡霸狗官拐騙良家女子，為什麼不敢說。」

「什麼？還敢胡說！」其中一位鎮老爺真的發怒起來，他右手舉起手槍，扳動機關，「砰」的一聲，一粒子彈很快的飛向天空去了。

鎮老爺的這一番無非是想鎮壓一下這洶洶然的情勢，可只沒想到反而激起了人們的公憤。

「各位兄弟，保長帶着狗官誘惑良家女子，還敢開槍打人，真是目無王法了，我們跟他拚命！……」

「好呀！保長剝削人民，依勢凌人，我們打死他！……」

「是的，打死他！」

「打死他！」

像大海裏的狂濤在澎湃，聲勢是那麽洶湧浩大。德平等一班人在人叢中站了許久，已明白是怎樣的一回事，早已經不可遏了，兩隻拳頭握得緊緊的，這時聽見有人在喊打，他馬上也加入了漩渦，拉開喉嚨，大聲的說：

「是的，大家一起來，打死這個惡霸！」於是旁邊圍着的許多人，連忙把香燭丟掉，一下子蜂擁的衝上去，有的就從地上拾起石頭，向保長擲過去。

保長看到勢頭不對，連忙跟着兩位鎮老爺掉頭跑了。

德平看到保長棄勢逃跑，連忙高聲說道：

「大家快點追呀！別讓他們跑掉。」

「是！快點追呀！保長是我們的敵人，是吸血的魔鬼，非打死他不可！」

「是的，全是保長搞的鬼，才弄到我們生活這樣苦，一定要打死他！」

「呀！保長跑回家去了。」

「追到他家裏去！」

「是——追到他家裏去！」

於是這一羣久被壓迫的村民，像一隊勇猛精銳的生力軍，浩浩蕩蕩的向保長的家進發……



一九五四年秋

後記

說起來倒是一件很偶然的事，這本集子竟然是因為我患了一場病後才會出版的。

我所以要出版這本集子，絕對不敢說是要爲馬華文壇盡一點什麼力量，或且是要爲讀者們貢獻些什麼精神食糧之類。雖然當我在一九五六年出版「黑色的牢門」及一九五八年出版「出路」時確是存有這種念頭，那當兒，我還不過是個二十多歲的年青小伙子，思想天真得很，滿以爲憑着滿腔的熱情，總可以做個寫實的文藝工作者，爲馬華文壇盡一點微薄的力量，不料後來爲了環境的關係，我竟然慢慢地與文藝絕了緣，像是把愛人拋棄似的，一直到一九六五年，在這段漫長的時間內，我的文藝生活簡直是一片空白。一九六六年初，我忽而一時興起，竟然又拿起那枝早已生鏽了的禿筆，在一個月內一口氣寫了三個短篇，那就是收在本書的「崔哲光」、「阿華」和「衝出雲團的月亮」，然而過後卻又再沉靜下來，雖然有好幾次想多寫三兩篇，但卻總提不起勁兒，人一步上中年，雖說閱歷是深了一點，但感情卻反而遲鈍了，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一個人有比失去寶貴的健康更可悲的事麼？而我在這短短的卅多年人生歷程中，偏就時常遭到疾病的糾纏，過去我曾和可怕的病魔作過許多次的鬭爭，結果總算是勝利了，然而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間，我卻忽而患上了一種怪病，喉痛、發熱、全身疼痛異常，我在十八天內一連看了九次西醫，有的說是腸熱病，有的說是非律賓的感冒症，但是吃了藥之後，卻一樣沒有效驗，後來在親友們的勸告之下，我進了吉隆坡亞松打醫院，住了四十五天，經醫生不斷的檢驗，都診斷不出是什麼毛病。那時我的心情惡劣得很，總認為自己大概是患了什麼絕症，生命就要殞滅似的。後來我轉進加彭醫院兩週，出院後又纏綿了三個多月，總是毫無起色，今年四月間，我又進馬大醫院留醫，住了十八天，結果被驗出我所患的是「風濕性關節炎」，據醫生說，這種病在目前醫學界還不能確定它的起因，也沒有特效藥可以根治，最多只能藉藥力控制，減少痛苦而已，所以一個人患上了此症，便將終生引以為苦，醫學如此昌明，而我所患的卻偏是無法根治的頑疾，這真是莫大的悲哀。出院後有四個月，每天服食藥丸，健康已漸復元，不料九月間病況再度惡化，於是又進馬大醫院再住十多天。現在我雖然已確信這種病並沒有生命的危險，但全身關節之處，每日均感到疼痛，尤其是兩隻手，有時連寫字亦感到困難，

在這段養病期間內，我的精神肉體均痛苦不堪，終日感到愁悶無聊，爲了排遣這愁悶無聊的時光，我除了閱讀一些消遣性的讀物外，有時就翻閱自己十多年前所剪存的舊作，重溫那一幕幕的舊夢，只有這時，我那愁悶的心靈才能得到慰藉。於是我一邊看，一邊就隨手把自己較爲喜愛的放在一起，結果就選出了數十篇散文和雜感，定名爲「夢囈集」，打算把它出版，作爲精神上的一種寄託，但後來卻又臨時改變主意，選了五個短篇，出版了這本小說集，至於那本「夢囈集」將來是否有機會出版，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知道這本拙著似乎是在不該出版的情況下而出版的：第一，它的內容技巧均甚淺陋，實在不堪登大雅之堂，第二，在目前馬華文壇處於低潮之際，它的出版可說是不合時宜，然而我還是把它出版了，這是因爲我患了這場病之後，頓時感到生命的短促，認爲一個人在生命存在的時候，能夠做什麼事，只要是無害於人的話，就應該放胆去做，不必存太多的顧慮，否則有一天生命完結的時候，便可能會一事無成，這本拙著的出版，在我來說，也算是完成了一件工作，所以心靈上多少總有點兒慰安，惟因此浪費了讀者們的寶貴時光與精神，那我只好先在此向大家道一聲歉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於病中

南方文叢

共十二種

青山不老	漢素管	長篇
書與人	杏影	散文
濃烟	林參天	長篇
名山勝水	連士升	駢記
火旗	苗秀	長篇
快艇	李星可	戲劇
淺灘	章量	長篇
愚人的世紀	杏影	散文
在馬六甲海峽	趙戎	長篇
春樹集	連士升	散文
熱瘴	林參天	長篇
後編	李汝霖	長篇

新馬文藝叢書

第一集

餐風飲露	漢素管	長篇
坎味之死	黎銀	短篇
報窮	李星可	戲劇
還鄉願	章量	中篇
姊妹倆	李汝霖	短篇
青春	馬傑	詩歌
邊鼓	苗秀	短篇
出路	邊祖風	短篇
趁年輕的時候	杏影	散文
芭津上	趙戎	短篇
腐蝕	蕭問	短篇
樹柳花開	杜紅	詩歌

新馬文藝叢書

第二集

海戀	趙戎	中篇
思想請假的人	方北方	短篇
銅鑼聲中	苗芒	散文
大港	李過	中篇
末流	于沫我	短篇
野火	林潮	散文
金馬校膠園	蕭問苗	短篇
春暖	姜凌	短篇
土地的話	鍾祺	詩歌
新加坡小景	謝克	短篇
學藝記	陳金	短篇
消夜集	李汝霖	雜文

新馬文藝叢書

第三集

設謊世界	方北方	中篇
餘哀	林參天	短篇
長窗外	宋人	戲劇
新墾地	李過	中篇
蕭翠帶上	楊起東	短篇
號角	魯彬	詩歌
小城之夜	陳全	短篇
伙伴	麥青	短篇
路上	王葛	散文
情義	呂朗	短篇
色野上的春天	丁冰	短篇
召喚	范北珍	詩歌

融
樓
所
藏



翻
印
必
克

新地文藝叢書

街出雲園的月亮

雲里風著

青年書局印行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三六三號

一九六九年六月初版

定價每本叻幣一元

新地文藝叢書

方 北 方
檳城七十五小時
(中篇小說)

洛 岸
賭博世家
(小說集)

李 星 河
亂世春秋
(電影脚本)

李 汝 琳
艱難的行程
(散文集)

劉 星
界 繞 以 外
(小說集)

雲 雲 鳳
衝出雲層的月亮
(小說集)



Published by
THE YOUTH BOOK CO.
36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Printed at
LAP SHEN PRINTING PRESS
667, Un Chai St.,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定價 M. \$ 1.00

小说集

冲出云围的月亮

云里风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1 年 02 月 01 日